



耕

耘

17

目錄

飢餓的兒童	珂勒惠支(封面)
維護(木刻)	焯煌(一)
閱讀與習作(文藝理論)	冰(二)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寓言)	米(四)
窮困(小說)	邵虹(五)
躊躇——開步的絆腳石(雜文)	民夫(十)
不屈的靈魂(小說)	新兵(十一)
鐵匠(詩)	陳世能(十三)
弟弟上學(詩)	巧巧(十四)
崗位(小說)	茅草(十五)
名流、學士及其他(小品)	紀星(十六)
魯迅與青年(隨筆)	文丁(廿一)
泛濫底新加坡河(詩)	司徒鐸(廿三)
新語絲(雜文)	民、進之、靈通、小民(廿四)
挑水的老媽媽(詩)	鋼士(廿六)
少年鼓手	龍玉等(廿八)
讀者·作者·編者	(卅一)

筆談題目：

我對「沈郁蘭同學」的意見

(將於十八期刊出)

出版兼發行：耕耘出版社
 通訊處：124, Sophia Road, Singapore, 9.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維護

—煒煌—

閱讀與習作

• 冰 •

假定說，有人把誦讀研究文學名著（寫作以前的藝術上的基本準備）看作是一張萬應膏藥，埋首苦讀了若干年月，終於自認為讀够了，於是抽筆寫作，自己保證了成績一定不壞——那可是大誤特誤了。

誦讀文學名著，跟修習本國外國地理或幾何代數不同，選定了多少名著，預計在若干年內埋首讀完，而在此誦讀期內，認真到「足不窺門」，那是會將自己造成呆子的。要是他自覺得讀够了，寫作了，而且也寫了作品出來，那恐怕不免是從甲書上挖了個人來，乙書上移了一棵樹來，結果只是雜湊的摹倣。

這樣「足不窺戶」的「小說迷」或者不會真有，但事實上，誤以為誦讀名著只是「誦讀」就好了的人，或許是不少吧！一個寫作沒有經驗的人，抱了學習寫作手法的目的去讀名著，非但讀一遍二遍嫌不夠，並且只是一口氣讀下去也不算好方法。他應當一邊讀，一邊回想他所經驗過的相似的人生，或者一邊讀，一邊到現實的活人生活中去看。他應當把書中的典型人物和他所見過的類似的人物比較起來，或他未曾見過像書中所描寫的那種典型，那麼，就試到社會中去找我看。從前者的（回憶的）比較，他可以發見出自己雖然曾經遇到過那樣的人，然而那樣人物的典型的性格却被自己滑過了，這是觀察不週到，不深入；這樣的比較過以後，他又可以悟得典型創作的方法。從後者的（尋找的）比較，他可以練習着如何在平常不注意的地方去注意：對於他的觀察力和注意力的養成是有幫助的。最後，比之僅僅一口氣讀下去，這也加強了他對於這名著的理解。

其次，假使有人把誦讀研究文學名著看作「練把式」，以為一旦既已練成，便可以找材料來寫作，而名著之類可以束之高閣，——那也是錯悞的。不但是開始寫作的人一邊寫作，一邊應當繼續學習，並且在寫作上已有相當經驗的人，也應當時時學習。我們寫成了一篇作品以後，往往並不能立刻自知其醜在那里，你擱下了筆，感到不能自滿，然而要修改又覺得無從修改，可是隔一天，你忘記了那篇作品，拿起名著來讀，讀着讀着，你會忽然想起了你那篇新作，發現它的醜在那里了，這就說明了你在溫習那名著時你又繼續得了益。

我們再設想：一個未嘗寫作過的人怎樣開頭「試筆」。換句話說，他怎樣有了寫作的動機的？

這也頗不一律，有些人是認定了文藝的力量，立志要獻身於文藝；有些人却因時常讀文藝作品，空閒時想到自身經驗有不少可寫的（或者是他的經驗與書中的故事頗相同，或者是他所見的人有與書中人物相似或全然相反），於是就弄起筆墨來。當然還有其他不同的動機，但屬於此二類的，恐怕最多，而青年的習作者也許大多數是爲了立志要獻身於文藝。

不論他們的動機如何，當他們開頭試筆的時候，大概總有一些感情要發洩，或者有些意見要表白，而也要將自己所見的某種社會現象加以表現的，倘使是有些情感要發洩，有些意見要表白，他們不一定是取了小說或劇本的形式，但倘使是要將自己所見的某種社會現象加以表現，則他們通常是用小說這一形式的。我們姑且專談這一方面。

既然是小說的體裁了，當然有「人」也有「事」，而最使試筆者感到煩惱的，大概是故事的剪裁。太簡略了，覺得不行，太瑣細了，也覺得不行。如何配置得妥貼，是一件難事，固不僅試筆者爲然。試筆者對於人物的描寫，大率是比較不注意的；他們往往下意識地把人物附屬於故事，爲成了「人物是爲故事而出現」。因爲有了如此這般的故事，於是不得不有甲乙丙丁的人物來充那故事的扮演者：這樣的情形不但初學寫作者往往有之，就是已有經驗的作家也有時或不免。而這是本末倒置的。

應當由人物生發出故事。人物是本位，而故事不過是具體地描寫出人物的思想意識。

從現實生活中看到了如此這般的「人」了，覺得可寫，那末，故事是不妨「創造」的。如此這般的「人」，或許你只看到了性格的一面，這也不要緊，只要你所看到的他的一面確不是浮面，你所寫出來的「他」也會是個半個「活人」。反之，你若「心中無人」，却有故事，你爲了故事而造出人物來作爲這故事的扮演者，那末，這些人物在讀者眼中就成爲紙剪的傀儡，讀者時時會感到他們不是活人，有作者的手在幕後牽綫，紙剪的傀儡比半個活人壞得多！

將「人物」從屬於「故事」，就會使得作者對故事的剪裁感到頗大的困難。試筆者在此方面的煩惱，大概是由於不將人物作爲本位而來的。如果將「人物」作爲本位，先有了怎樣性格的一「人物」在腦中，則作品的動作（故事），就有了一個中心，——即皆爲描寫此特定的「人物」而設，於是凡是不是刻畫此「人物」的性格的動作都在不必要之列，於是故事的剪裁也就不是甚難的問題了。

所以試要寫作的第一義的準備，最好是先找出「人物」來。

這「人物」，可以是你曾經見過，而在回想中構成的；也可以是你今天剛剛碰到的。但不論是「舊有」或「新見」，這「人物」的面目第一次在你心上閃動而你發生了創作衝動的時候，你且不忘，——你暫時不要「布局」就寫，你且先將這閃動在心頭的面影勾勒下來，然後到社會上去留心視察同樣性格的人，把他們的面目也一一勾下來；這樣你寫滿了一本草簿，你心頭那個「人物」的形相大半成熟了，然後你再「布局」來寫吧！

如果你太性急，當心頭閃過了如此這般一個面影時就動筆寫在作品里，那麼，這個人物就有陷於觀念化的危險，觀念化的人物并不比紙剪的傀儡好些。

一個初學寫作者最好多做些基本練習。不要急於寫通常所謂小說，不要急於成篇。所謂基本練習，現在通行的「速寫」這一體，是可以用的，不過我覺得現今通行的「速寫」還嫌太重了形式的完整，儼然已是成篇的東西，而不是練習的草樣了。作爲初學寫作者的基本練習的速寫，不妨只有半個面孔！或者一雙手，一對眼，這應當是學習者觀察中，恍有所得時勾下來的草樣，是將來的精製品所必需的原料，許多草樣門合起來，融和起來，提練起來，然後是成篇的小說。

畫家作基本練習時，並不一定要劃一張完整的面孔，他可以先來單畫一個鼻子或一雙眼睛。這是我們寫作者應當取法的，畫家作基本練習時，或取側形，或取仰形，俯形，半側形，半俯半仰形，種種活的姿態。這也是我們寫作者應取法的。聽說漫畫家有一個常用的方法，就是先構了草圖，（這所謂草圖其實一點也不草率的），然後將草圖貼在玻璃板下，玻璃板下有燈光裝置，使圖透明，另取一紙蓋在草圖上，依樣再畫了正圖來：這方法能使綫條流利潑刺，全畫有一氣呵成的精神，這方法也是我們寫作者應當取法的。

假定我們要運用這方法，那麼，在有了人物的面影，有了故事的輪廓以後，且不在一時寫定，而先就題材的各部分寫起草樣來。這時候，儘管你的腹稿已經是有首有尾，次序井然，但你作草圖時不妨顛倒，你可以把那在你想像中最活躍的部份先寫出來（士敏土的作者告訴我們，他這部巨著，就是先從半腰寫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熱帶的森林，林邊有一條小溪流着潺潺的清泉。

一頭小羊走近溪邊去喝水。很不幸地，從樹林裏面轉出一隻饑餓的狼。

狼看見了小羊，就向這個可以飽餐一頓的目的物追過去。可是事情總應該進行得堂堂皇皇，才可以名正言順。於是牠向小羊大聲喝道：

『混帳東西，你怎麼大膽地敢喝我的水？當心我把你的腦袋摘斷。』

『請狼大王准許我說幾句話：森林是大家的，泉水也是大家的。其他動物可以喝，自然，我喝也是很公正的。』

『胡說，你怎麼這樣傲慢無理，竟敢說出這樣的話，要知道，你喝了這泉水，將會影響到整個森林的衛生，危害公眾的安全。』

『請大王寬恕，你不是大聲說過，要大家都一起來喝嗎？現在大王你自己既然不喝，為什麼又不准許我們喝呢？』

『哦！我記起來了，去年五月你曾經得罪過我呢！這筆賬總得要算的。』

『對不起，大王，當時我並沒有錯。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瞎說，當時我曾經把你們判了罪？還記得嗎？』

『但是，這又跟喝水有什麼關係呢？』

『該死的畜生，我沒有時間來和你分辯，一句話，你的罪狀就是因為你是羊。不管你喝水也好，說話也好，唱歌也好，做戲也好，幫助窮苦的人也好，總之，我一定要對付你。』

說着，狼就向小羊撲過去……………。

這是一個流傳很久很廣的寓言，但是，到今天為止，我們還可以在現實裏，隨時隨地碰到這樣的事實。

• 米 •

起，在他想像中最活躍的部份他最先寫）。草樣已經寫得多了，你不能急於拼合，你得竭力修改。最好的修改方法是離開書桌，到活人中間去。以你所寫的「人物」來為例吧！你畫了一個「人物」你把他身體上某部份，比方說，鼻子吧，畫得不對，不像是你所假設的那個社會層里的人兒了，此時你若對住了原稿死看，一定看不出毛病在那里來，可是你離開書桌到你假設的，那人物的社會層和活人接觸，然後你再翻開那原稿，你就知道那里不對，就知道應當怎樣修改。一次的修改不夠，你再到活人中間去，再來第二第三次修改。直到橫看豎看，覺得無可修改時（當然，隔了比較長久的時間，你的生活經驗再多些時，也許你又看出仍然有些地方可以修改），這你才拼合起來，細心地然而一氣呵成地通寫一遍：成篇。

古人著書，常有修改幾次，換了幾次稿紙的，我想這所謂換了幾次稿紙，大概亦就近於上面我所說的過程，未必是開頭就已「成篇」，然後修改，然後換稿紙。

在初學寫作，「成篇」以後，再從頭到尾斟酌字句，恐怕也是必要的，要努力找出多餘的字句來刪掉。用四個字够了的地方，決莫用上五個字。除了「人物」的對話有時為加強一個人物的個性起見，須要故意繁瑣外，累墜的字句總是要不得的。

用這樣的方法來寫作，急於發表的人是不肯贊同的，而主張寫作必須憑一時靈感，——所謂寫下來就是，修改等於「反芻」的人們，也是不肯贊成的，然而文學作品既是藝術品，藝術品除精心結撰外，並沒有成功的捷徑，初學寫作除了苦練習，並沒有別的成功秘訣。

至於在寫作上有過若干經驗的作家，也有并不像上面所講，那樣呆板地做的，他也許並不先打若干草樣，而且打了草樣後再去活人中間視察再將他的草樣修改。但是一篇成功的作品在下筆以前不能不經過那樣艱苦地準備的工作。不過有經驗的作家可以在腦子里進行他的準備工作，直待「腹稿」完全成熟然後下筆。

窮困

卻虹

今年初，接到「Notice」，亞答屋子被趕了，人家買了那塊地皮要建大屋子的，再過了三、四個月便搬了！

一連串受侮辱，受壓迫的血淚日子，就給自己鋪下通往墳墓的道路嗎？

趙叔心頭重甸甸的！……

二女兒玉玲，抱着髒衣服，

對母親說：「肥皂完了！」

「拿五占去買吧。」趙嬌遞給她。

一會兒，玉玲空着手氣黑了臉回來，把錢遞給母親。

「怎麼？不買啊？」她問。

「還跟他買呀？」她委屈得要哭出來似的，說：「他嚙哩嚙的說：五占五占，永遠買東西就只買五占，哼，『五占客』！他簡直是侮辱，五占不是錢嗎？我氣，我不買！」

「唔，他這樣？你跟我去我他！」趙叔一聽未熄的火又冒

起來，憤憤立起。

「別，別這樣！」趙嬌攔住了他，說：「惹事沒用，是我們自己苦，怪不得人的！」

玉玲望着父親，莫名其妙，畏懼地走進去了。

「賣就賣，不賣就關門，為什麼要欺負人？」趙叔自己定一定神，覺得確實也不能這樣貿然，這小事鬧大了有什麼好處呢？

「人也只是隨口說說吧了！」

於是彼此不再說什麼，望着那倒霉的「水客」衣服發愁！

中午，孩子們都要上學了，向爸爸要車費。摸遍了袋子只有六個銀盾角子，每人只好分兩毛。

「可是回來的車費呢？」瑞嘟着嘴說。

「你放學了再送到你學校去，」父親的粗聲音，嚴肅的說。
「還有，吃點心，中午沒吃

飯呀！」瑞不懂事地求着。

「沒錢，沒錢！」父親咆哮了；「不去就乾脆不讀！」

玉玲把弟弟推走了，心裏一酸，眼淚差點掉出來。

晚上，狂風雨刮着，已經是八點了，孩子們都沒回來，平常只要六點半鐘，便都在屋裏嘻嘻哈哈的鬧了，或評先生長論先生短的談着，就是下雨吧，他們也都經常冒雨回來的，可是，這一次？……

趙嬌焦慮地等着，心想：不要出了什麼事才好……生活雖苦，只要全家平安也是福呵！

到了九點鐘，丈夫一身濕漉漉的，鑽進頭來就問：「阿瑞他們回來了嗎？」

「沒有啊？怎麼？」她緊張起來反問。

「借沒錢，我沒有在他放學時去；後來去找老雄借；但，已經是七點鐘了，他不在了！」他

慚愧地說：「這只怪我，只怪我們窮！」他說完，又推着腳車去了！「去找他們！」

「喂喂，雨衣！」她忙着四下尋找，可是那兒有啊？——替人縫雨衣，自己却只好任雨打！

他頭也不回的已遠去了。

雨還是下着，彷彿每一滴都敲着趙嬌的心。她眼前迷濛地攤開了活影片似的；看到孩子們在路上迎着風雨低着頭往前鑽，像逆水的游魚！大顆的雨點，打痛他瘦窄窄的臉！忽然，「撲」地跌倒了，於是「阿媽阿媽」的哭了起來！

更可怕的，當孩子跌到了，接着一架汽車撞了過去！那……：那，呵，可怕！——這倒難說得定呀，雨濛濛，天黑黑，車夫看不大清楚，很可能！……

更糟的是三個孩子都讀不同學校，玉玲很難照顧弟妹，下那麼大的雨，弟妹們去亂跑去躲雨啦？

心裏突突地跳着，期待着，每一分鐘都是沉重的負擔！

到了十一點鐘，才都回來了。

「我去找他，他不在，亂躲亂躲的！」玉玲指着瑞氣急的說；濕了的衣服緊貼着身體，頭髮散亂，滲着水。

瑞爭辯道：「我等爸爸，爸爸沒有來，我沒有錢！」他責怪

地看着爸爸，小臉冷得直哆嗦，那狼狽樣子，直像一隻未長羽毛的小鳥，被風雨吹跌了來！

玉娃也冷得縮成一團，臉白得像紙！

看看孩子們，母親心裏落下了石頭，歡喜得真想一個個抱在懷裏，永遠再不離開了。——她關切的吩咐着：「去洗澡吧！」

望着這些可憐的孩子，趙叔的眼淚混着雨水！

(三)

又過了三個月，這三個月的房租都沒辦法還，雖然屢次接到當局的警告！如逾期不繳，將被令遷出！但是，連每天一餐將得靠借款過活，還能拿什麼去還呢？只好聽天由命是了！

終於！當局採取嚴厲措施：封閉了！并且家具將被抵押。

「到底搬唔搬？」那可惡的財副仔老逼着。

「沒厝搬，租不到！」趙叔仍冷冷地回答，而確實是我找不到屋子呀！十來人一家，租至少也得兩個房間才容得下；亞答屋兩房普通是一整間，「五路亞答」的；可是，像那樣的屋子，人家是要頂出去的，那兒來這些頂費呢？

「限你七日，沒搬是你自己『沙拉』，東西統統『裏隆！』

去！」他放下一張單——那是法律庇護着的威迫；他於是驕橫地搖擺着走了。

七天，只有七天！怎麼辦呢？趙家大大小小的，全陷入了悲哀，孩子們失去了天真的歡笑，沉着臉。——人頂可怕的是看見無知的小孩的沉思！

趙叔躺在床上，竭力想驅除煩惱的複雜的思潮；然而，頭却始終是沉重地昏冥着！……

心裏老叫自己，不想了，不想了，因為沒辦法可想呀！等着他們來趕吧！只要硬挺，硬挺得教他們軟了心，也許會分配便宜屋子給我們住呢，據說現在當局建了許多小間的便宜屋子的。他們這是做生意的，難道不要顧客嗎？雖則不能交易百來元，就是二三十元也要呵，這是做買賣的常識，他們會不懂？頂苦惱的不是這個，而是肚子的飢餓，看着孩子們老纏着母親，蹣跚着哭着「吃飯，吃飯鳴嗚！……」做大人的心裏該如何難受呀！

趙嬌依舊每天去山芭我亞答屋子租，依舊是失望而歸。她蓬首垢面的垂頭坐在丈夫跟前，期待丈夫想出了好主意，脫離困境。

悄在教室裏，根本就不知道先生在講些什麼？被撕碎了的心，一種難以壓抑的感情在激痛她。她一回家，扔了書包，就不知

該怎麼辦：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無論怎麼動都是令人不安，甚至於會招來一場禍似的。夜裏自然又是失眠了，想起了自己，想起了家裏的弟妹……自己是大大女兒呀，可是，能拿什麼幫助家庭呢？自己當家庭教師的五十塊錢，給了家裏三十塊，餘下的只能自己當車費，在學校，有下午課時，連點心都省了，盡了自己的力量了；可是這不夠，家裏需要更多更大的幫助，頂好自己去找工作做吧，但失業的人多得很，能「搶」到什麼工呢？自己能做些什麼呢？——呵，無邊的苦惱，像無邊的海洋，自己被淹沒啦！

情不禁暗暗抽泣。頂痛苦的感情的折騰就是低聲的抽泣呀！最好大聲地哭，痛快地哭吧！然而，要惹爸媽更大的悲傷嗎？呵，不能，那是魔手！

——想起了剛才教工友學文化，咳，自己幹嗎那樣失了神似的，突而茫然地，死死地靜楞了半天，全不知道自己在向她們說什麼？

「身體不好，你就休息吧。」

「阿英姊這麼說了，咳，她們準看出來了，看出了我的悲哀，看出了我有心事，也看出了我的懦弱！但，這事可別讓她們知道才好，別讓她們拿錢來幫助，她們

比自己更苦呀。

志雄啦，福源啦，麗嬌啦，他們遲早總會問起的；可是，不告訴他們呢？告訴吧？不，不好！不告訴吧，那？……

第二天下午，志雄一放工便在趙家出現了。這熱忱的青年，頓時彷彿給他們感到一陣溫暖，像淹在水裏的人忽然抓住了大木柴。

志雄直接衝進情的房裏；「發生了什麼事？」

「沒……沒有！」情低着頭，極力裝作安詳。

「阿英姊告訴我了，一定有什麼事的；就說剛才吧，一踏進屋子，空氣也是不同於往常的：到底是怎麼回事，說吧！」

「……」情默默不語。

「告訴我，情：你不相信我嗎？」雄湊近了一步。

她這才仰起頭說：「三個月屋租沒還，被封了，你沒看見門上的封條嗎？還說要是一星期內不搬去，連東西也得充公了！」

「我走後門來，沒看見封條；哼，封？還要充公？這樣殘酷，喝血的老虎才幹的事！」他切齒地怒咒着；又沉思了許久。

「這樣吧！」他提議道：「先向福源借一百塊，再向工友們捐點，無論如何，先湊個數目還它一個月再慢慢設法找屋子；家

裏東西要運開一部份。」

「家裏反正也沒有什麼東西了，全送給它也值不到幾個錢。」她遲疑了一會問：「跟福源借？向工友捐？這，不大好吧？」

「既都是朋友，有困難就得靠大家解決，單槍匹馬，應付得了嗎？」他說：「於至福源，我跟他講去，馬上就去！」

他剛走出門，又轉回頭說：

「不，不，我看錢不還它，不還屋租：難道我們還受得了這種宰割嗎？立刻我屋子搬，我去辦！」他不等情回答就走了。

顧不得身體的疲乏，顧不得用晚餐，他急急走着。因為還不知道福源新居何處，就先找麗嬌。

進了門，找到了她，他把事情說了一遍。

「難怪，這幾天她很消沉！」嬌想起來了。

「怎麼，向他借，好嗎？」

志雄向她徵求意見。

「好。」

「那麼，現在就帶我去，行嗎？」

「對不起太晚了，老子要罵的，就讓我明天跟他談吧，這不是一樣嗎？我負責，我會像奉了聖旨一樣執行的！」她有把握的說：「照老林的經濟情況看，完全是辦得到的，別說一百，就是

「一千吧，也不難。這回他們搬家，母親還得自跟他商量：要買床呀，購一整套沙發呀，買書櫥呀！……一家人都頂疼他的，只要我要求一聲，要多少就有多少！」

「不過，對他也別抱着太高的希望，要太大的數目，雖然他們辦得到，却會像割肉一樣痛：有錢人往往如此。」雄不盡同意嬌的過於樂觀。

「好了，就別說錢吧，當着他全不幫忙，可是另一種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什麼呢？」

「說他們搬家呀，也沒問題。我告訴你，他店的樓上，自從他們搬去新洋樓，到現在還是空着，那樓上可寬大了，要求租一租那完全是可以的，甚至可以不必錢！」嬌像是穩拿在手一樣，斷然地說。

「那好吧，你就跟他說：要快！」雄於是告辭了。

福源聽到這消息，初是一陣激動，滿口「當然」和「一定」；「不過，要快！」嬌不放心，再三叮囑；可是他一回家便忘了，因為打了一場籃球，累了，吃了晚飯倒頭便睡。——拖過一天了。

第二天，嬌問他，他支吾着說：「呃，呃，我懂我懂，一定

可以辦到，一定的。」

「那麼，是還沒問了？」

「昨晚我老子不，……不在！」他扯謊。

第三天晚上，陪朋友去××戲院看「喬遷之喜」，又拖過了一天。

後來被嬌催得不好意思了，才找父親談。

「爸爸！……」他低着頭，像個小學生立在嚴厲的老師面前一樣。

他父親是個十足的市儈，他一心只想往上爬，恨不得一天發了大財，當上大僑領，駕臨陳××，李××之上。他什麼都是打個人算盤，一點小事也斤斤計較，利己的壞觀念，使他完全冷酷了，有一回工友阿咨的母親病得很嚴重，向他借幾十塊醫病，他鼻孔哼了一聲，說：「我是僱你做工，又不是僱你母親做工！」結果把工友給氣走了。

話說這時他射了兒子一眼，問：「幹什麼？」

「我，我要錢！」

「要多少？」聲音低低地做出父親的慈愛。

「一百！」

鈴瑯地，一大串鑰匙响了一下，挑出一根掉進去，抽屜一拉，拿出了一壘紅老虎。福源歡喜了一陣，看看快到手了，可是

捏着不放，問道：「要幹什麼的？」

「給朋友，——借，借朋友的！」

「借朋友？」他縮回了手，問：「借給什麼朋友？」

「不！借，同學，一個很苦很苦的同學……他們家窮，還不起房租，屋封，屋子被封了！」他囁嚅地說，希望獲得父親的同情。

「那不行！」他把錢放回去，抽屜一推，鎖了：「說是借的，可是他們還得起嗎？再說，你捐了助學，不就是幫了他嗎？還要做什麼？」

「……」他已經恐懼得不敢再說了。

「還不起房租，屋子被封，我們心裏同情就是！」

「……不然……樓上空房租給他們？」他鼓起了最大的勇氣說。

「咳，笨，笨，他們沒有錢，還能向我們租嗎？笨，唸了十多年書，怎麼還這樣笨？」他微動氣了，揮着手；「好，走開去開！」

他頹喪地低着頭走了。

「爸爸不肯」他對嬌說：爲了面子，他遞出了二十塊：「這是我的零用錢，拿吧！」

「房子呢？」
「也不肯！」

嬌接過了錢，長嘆一聲：「唉：雄說得對，別抱過高的希望……像割肉一樣痛！」——對！」

「都是我爸爸，都是他不好！——我沒辦法！」他低聲說！求饒似的。

「算了，再說也沒用，我雄商量就是！」她說：「看來事情緊了，怕三天都沒來上課啦！於是兩人都走了。」

是第六天的中午，財副仔帶了三個商人和四個印度工人要來「裏隆」東西

商人四處都看了一遍，都覺得全是一堆垃圾，那有值錢的東西呢？都相對望着搖頭，最後都看上了那架縫衣車，於是爭着出價，一會財副仔便命令印度工友搬了。

「這不能，這不能！」趙嬌奔過去，緊抱着車喊——這是生命的掙扎呀，怕和弟妹們也跟在母親背後；可是，他們竟無情地搶着，這時，趙叔再也忍不住了，火冒心頭，要爆炸了似的，把抓住財副仔「你要打搶嗎？放下，快叫他們放下！」

財副仔吓了一跳。
印度工友搬到了門口，看情形便停住手了。

趙叔拿出一張單說：「告訴

你，這不是我的，這是紅毛「土庫」的，我是分期付款買的；只還了第四期，你搬東西得要清楚。」

「土庫」的東西那有這樣容易過手呀！商人死了心，便擅自走出去了。

這時，雄，嬌，福源和工友阿英衝了過來。

雄問明白了，走前去對那財副仔厲聲說：「你聽着：時間還沒到，七天期限還沒到，你搶東西我就打你！」雄憤憤地驅逐：「現在出去，滾出去！」又勸那些印度工人道：「比基，比基」

工人都出去了，財副仔不得已，也只好移動着腳，走了；他回頭說：「哼，汝『三星』嘅？」便尷尬地出去了。

「趙叔，事情可以解決了，工友們捐來了一百二十塊錢，并且，房子也有了着落，」雄指着阿英說：「是她們讓的，你們搬了再說，現在就搬，羅厘來了！」

趙叔不說話，靜立着。
「爸爸，別再想他們的便宜屋子了，雖說便宜，可是今天住突然明天來個增租一百巴仙，還不是一樣？搬吧爸爸！」

「我不，我全明白，」他決然說：「搬，搬！」

雄於是遞錢給趙：他感激地說：「謝謝！」
「這也給你」嬌拿着五十元硬塞在趙叔手裏說：「這是我的儲蓄！」

「妳？……」

福源看了低下頭，說：「我真慚愧，我不能幫什麼忙……人格卑賤得像鞋底一樣……」

「這不怪你，福源，這只怪你的階級，一切都是私有制度的罪惡！」雄擊誠地說：「這是現在，你看到了人是怎麼生活的了，福源：只要你勇敢，只要你別離開我們！」

這一說，福源哭了出來。
「好，搬吧，大家動手！」
雄說了，大家便忙着拾東西，連孩子們也沒閒着。

很快的，一會都搬完了。
這時，窗外傳來「碰撞」沉重的響聲，是外面空地上的機器在打地基，要建築信託局住屋。
「簡直在挖墳墓，挖了把人逼死！」雄恨恨自語。

嬌聽了不說什麼，心裏沉重起來，自己覺得彷彿今天才開始接觸到現實似的。現實多麼遼寬，裏邊有着太多自己所不理解的事物！

跟着，大家都爬上了車，開走了！……

躊躇

開步的絆腳石

· 氏夫 ·

成人們傳統上對孩子都有一個自以為是，其實錯誤得很厲害的看法，就是：「行動幼稚，發言可笑。孩子的語言和行動表現了些什麼？從來不去注意，統統抹殺掉或忽視掉，只覺得幼稚，可笑。然而，孩子見到可愛的東西便索取，見到可憎的東西（包括人和物）便拒斥，憤怒時大聲抗爭，高興時開懷跳躍，那種敢於愛自己所愛，憎自己所憎的勇敢精神，請問青年，壯年，老頭子能比得上嗎？醒着的青年未可知，昏睡着的青年則與壯年和老頭子一樣，萬比不上。大人們不自覺得率性，反將孩子的當作幼稚可笑。」

其實，青年，壯年以及老頭子，先前和更前也有着同樣勇敢的，那是當他們還在做孩子的時候。不過那時的大人却以為他們行動幼稚，發言可笑，將他們薰陶得「老成持重」，什麼事都要「三思而行」。「老成持重」亦即所謂「少年老成」，自然不壞，老是唯唯諾諾，做個好好先生，不必擔憂「冒犯」了人，也就永遠分不清是非黑白，或不願分清是非黑白，可憾的是：目光呆滯，未老先衰，輕輕的年紀，便給薰陶得暮氣沉沉。「三思而行」呢，好處更多。不會衝衝直闖，惹出亂子來，保無殺身之禍。但有一個大缺點：思不透，不可行；思透了怕有危險，自己不敢行，還叫別人不要行。永遠站在一個點上，前面有金子檢，機會也就錯過了。（雖然這樣的機會根本不會有）於已於人，兩皆不利。不幸，他們做了大人，又用先前的大人看他們的眼光來看孩子行動和發言。覺得幼稚可笑；又用從先前的大人學來那套本領薰陶孩子。

現在的青年是從這樣的眼光中長大，從這樣的方法薰陶起來的。儘管時代已經有了進步，做起事來，總脫不離「三思而行」的祖宗成法，或聽了老

於世故者「勸告」，或受了大人先生的「忠告」，猶豫不決，雖決了仍不敢放胆進行，不能給醜惡以及時打擊。猶豫的結果，給了醜惡以宣傳的便利，自己反而吃了眼前虧。例如這次育中事件，如果同學們丟開世故者的勸告，能及時將內幕揭穿，給社會人士早些瞭解個中底細，不讓三幾個混帳東西惡人先告狀，製造淆亂視聽的「輿論」的機會，事情也許會改了個樣，又何致董事長要帶「苦衷」辭職，那些誤人子弟的無恥傢伙，有機會繼續「敲鐘打鼓」，還要受牠們反噬的鳥氣呢？雖然，事件本身仍有別樣複雜的因素，但同學們的聲明遲遲不發，却是有利於壞蛋擴大宣傳的原因。

凡事思而後行是需要的，但不能想得太多。思得多了便覺得左也不穩，右也不妥，最後就躊躇起來，不敢舉步了。四平八穩的求生大道是沒有的，鬥爭的行程都是曲折的多，只要不是盲目，不違反大眾利益，不忘記鬥爭原則，一思之後，如果事情委實有進行之必要，就得立刻進行，當然，前途自然有危險的，或者還會招致損失，那是一切鬥爭中常有的事。古來沒有只喊幾句口號就嚇退敵人的戰場，歷史上也不會出現過用幾張標語，便推翻舊政權的革命，惡鬥一經展開，犧牲自然免不了。不過一方不斷獲得生力軍補充，所以愈戰愈強，局部的勝利擴展到全面勝利，一方則得不到人民支持，甚至連僱傭兵也無心戀戰，終於潰敗覆亡罷了。爭求生存鬥爭和反抗壓迫鬥爭也一樣，鬥爭的範圍愈廣泛，愈激烈，壓迫者就愈瘋狂，犧牲也就愈大，鬥爭的目標也就愈分明。倘左顧右慮，害怕損失，老是猶疑不決，悲壯的場面自然不會有，犧牲確可避免了，但求生的目的也永遠無法實現，而且想站穩一個點上亦難，這例子，可看別種動物——牛被牽到屠場門口，總是趑趄不前，分明嗅到這是不利於牠的地方了，倘使牠毫不躊躇，奮起反抗，那時恐怕奪門而逃的第一個便是屠夫。但牛究竟是牛，只顧趑趄不前，雖有力量亦不起來反抗，結果被人強牽入屠場，助成了握刀者的勳業。活在大大時代里，敢於爭取生存鬥爭，才有生存的權利。躊躇，決不改變現實，只方便了手握屠刀的元兇和幫兇輩。

不屈的靈魂

·新兵·

上課鐘還沒有敲。

那空氣與往日不同的教師休息室裏，老早就坐了幾位正在交頭接耳絮絮的談論着的教員，他們不時用眼尾掃到那張空的訓育主任余堅的辦公桌；又看看那斜角的緊閉着的校長室。咯咯咯：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打斷靜謐的空氣。余堅向大家說了聲早後，放下了那膨脹的公文袋，就坐在那張寬敞的椅子上。一面用手巾揩去微柔的額頭上的汗珠；一面打開了抽屜，拿出了些要料理的文件——他似乎淡忘了昨天的事情：

那是蔣校長蓄意取消業經余堅許可的學生課外研究會，並且把學生記過譴罵了一番，他因此備了幾個學生和蔣校長據理力爭，不料蔣校長老羞成怒竟詆譭余堅故意唆使學生來搗蛋而將幾個學生開除學籍；余堅再也忍不住氣他理直氣壯的譴責蔣校長的不是。蔣校長就故意渲染事實到各處去投訴，以辭職要脅董事部滾掉余堅。

那個與他同事幾年的老馬關心地警告他：『畏，老余，我看昨天的事，老狐狸準會「惡人先

告狀」地鬧到教育部去，董事部勢將向你下「哀的美頌書」呢！』

『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管他鬧到什麼部去；反正我又不是走私打劫！其實這種無理扼殺學生的合理行動，虧他自詡是「外國訓練學校」的人才！僑教有了這種人才不發展才怪！』

『看你！活到這把年紀，火氣還比年青人盛旺，不過，昨天的情形是比往日嚴重，他處心積慮是除去你。看他還不是去投訴，我說呀在他們「雙管齊下」，包你不「焦頭爛額」栽倒不成！』那個五十多歲的女同事，委實是一片苦口婆心。

噹，噹，噹，沉重的鐘聲，似乎是不幸的前奏曲，終于驅散他們的談論。

二

余堅一連上了兩節課，感到喉嚨一點乾燥，就敏捷地走去休息室裏喝了幾口白開水潤潤喉後，就跨進×班。這班是本校最高班，也是昨天事情的導火線。余堅是這班的主任，他平日諄諄善誘，勤誨不倦；所以每個同學們都很尊敬他——也唯有像余堅這種教師才是他們理想的導師。余

堅時常為同學利益設想，與校長發生摩擦，因此，同學們都很替他担心，同時也為自己担心——深恐失去了這位導師。

每個人的心裏雖然不很開暢，然而大家卻比往日更用心聽講；他們的情緒都隨着余堅那清晰嘹亮的聲音波動。余堅在講完了第一段書時，年老的校工老黃就從外面闖進來——他的臉色不很好看——那隻攢抖的手握着一張字跡未乾的紙條；老余放下了書就接過那張字條來看，「余主任：見字即請臨校長室一敘，切切。蔣×手。」

余堅意味着到來的事情的嚴重，因此他拿起課本向全體同學歉意的說：

『諸位同學，我現在有點事，恐怕這節上不成了，你們安靜地自修吧！級長，請你維持秩序！』

余堅魁梧的背影消逝在沸騰的班上：同學們議論紛紛，人心惶惶；有的拉住和靄的老黃詢問一點蛛絲馬跡，然而老黃始終只有透露一個簡單然而又是兇多吉少的答覆——王董事長來了！

三

終於，大家所懷着的沉重的

心情所盼望然而又是不盼望的一幕隨着刺耳的下課鐘聲出現了：余堅滿面怒氣的推開校長室，對王董事長的沙啞的呼聲，蔣校長刺耳的獐笑聲，充耳不聞，卻是懷着憤怒，只顧低着頭，望着那張被汗溼透成一片模糊的解聘書，他的急促的脚步聲引起還未下課的班上的學生探首觀望——每個人的心都橫着一塊大石；面上都露出了憤慨的表情。

休息室裏，余堅被圍在核心裏，他以沉重深痛的語氣說出方才的遭遇的一幕：

「王董事長：「余主任，兄弟今天是負了董事部的使命而來，關於你和蔣校長的衝突，我希望獲得一個圓滿的結果。我本人及董事取挽留蔣校長，在你只要你答應兩個條件，唔，只有兩個條件……一件是向蔣校長握手言歡，登登報紙澄清誤會，並且開除那幾位鬧事的學生；第二件呢，是保證以後不再發生『不愉快的事件』取消一切的活動！」

余堅忍住氣的問：「請問王董事長，怎麼叫做『不愉快的事情』呢？」

「就是這個這個……」王董事長在余堅的耳邊如此這般的解析着。

「那對不起，我不能答應；不要說是取消，就是道歉也

辦不到！」

「余主任，你要明白客觀環境才好，再說你已經使本校蒙上了不好的名譽！」

「可不是，我說王董事長，本校就快要被斷絕經費了！要不，另請賢能，我可負不起這個罪名！」

「噯！余主任，請你考慮考慮，遷就遷就，要不，請另請高就。」

「那很好，王董事長，對不起你，我是沒有值得考慮了！」

年青的心像乾柴點着了烈火熾熱的燃燒着，怒條擴張到每個角落裏……

四

在校長室裏，他們自從談判弄成僵局時，就馬上開緊急會議，預備下一個步驟：

「王董事長：「想不到他這樣的死硬！」

「可不是？學校如果再給他搞下去，只好關門大吉！」

蔣校長滿面春風的附和着。

「可是，可是，要是給那些學生知道，免不了又有手尾！」

「笑話，王董事長你竟怕那些『小鬼』，頂多不過將那些激烈的開除記過！」

「還有，有誰是適合做訓育呢？」

「那你不用擔憂；人多得是，最近教育部就推薦了好幾位！」

「那末，最好不要公開聘請主任的事，學生們詰問，只給他們一個模糊的回答。」

「是！是！這個你放心好了！」

「哈，哈，哈……」他們發出勝利的獐笑聲！」

噹，噹……上課鐘打破了他們的興奮，隨着而來的卻是——羣情緒高漲的學生——這無疑是向他們當頭打了一記悶棍——王董事長遇到學生就頭痛，所以他佯裝看報紙，企圖避開學生的視線；蔣校長的滿面春風卻換來一付嚴肅難看的嘴臉。

「幹嗎你們到這邊來？現在上課！去，去！」

「不！校長，我們要問你一聲：為何要辭去余先生！」

「這個，這個……這個不關我的事，這是董事部的決定！你們少管閒事，去！去上課！」

「董事部？董事部憑什麼理由？對了！王董事長，你說這是董事部的意思嗎？那是憑什麼理由？」學生發現了那個坐立不安的王董事長。

「這，這，兄弟，不！我本人也不大清楚！」

「不！你們不能互相推卸

鐵匠

一塊塊紅紅的鐵，
 從火爐中取出，
 粗壯的手揮動着沉重的鐵錘，
 「叮噠！叮噠！」
 一下一下的打着，
 汗如雨點般的下着，
 紅紅的火爐映照着紅紅的臉孔。
 從熊熊的火舌中，
 從這發出的火花中，
 打出一個堅實的生命。

陳世能。

有幾位女同學不禁嗚咽哭泣起來，其他像得到傳染病似的，不約而同地向着余堅低下了頭，噙着要流出來的眼淚。余堅給這悲壯的場面感動了——總算他不會白幹了一輩子！——他感到快樂興奮，他的雄心同時也得到鼓舞，他更堅定他的信念。他忍

住要流出來的眼淚。他二十年來始終是站在熱愛自己的文化，熱愛下一代的崗位上，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年青的一輩的身上；客觀的環境雖然限制了他們，他並不向環境妥協。他反而從他們身上獲得青春活力，獲得幸福泉源。他的生命和無數的結合在一起——在一起承受歡樂；在一起分擔憂鬱。這是多麼神聖而又嚴肅的生活啊！可是，這些年來，他卻無時無刻向客觀環境挑戰：抗拒無理的扼殺；爭取合理的要求。雖然有時不免絆倒，但是，他又抖擻精神。頑強地向着發光的地方邁進！

「余先生，你難道要遺棄可憐的我們嗎？」年青無邪的呼聲打斷了他的思潮。這時，他彷彿遇到最親愛的人一樣，有千言萬語他要訴說；但是，他只有迸出這麼一句：

「不，不！我決不會遺棄你們，遺棄你們的是這個社會！這個社會！」

掌聲像苦悶的大地爆出春雷似的怒吼，周遭的空氣混合着年青的氣息。每個角落裏，真理在燃燒！生命在燃燒！

他底深邃的眼睛前面，雖然只有模糊的一片，然而在他的視線外，真理，希望正在萌芽！

在他的模糊的視野裏卻鋪出了一條美麗燦爛的遠景！

，事情是你們搞的，你們必須提出具體的理由；否則，決不能隨便以『莫須有』隨便辭退教師！」年青的口發出了正義的吼聲！

「……………」

他們倆人像是給人揭發了罪過似的，狼狽不堪的觀望着。王董事長啼笑皆非的搔了搔臃腫的後腦，看了看手上那個閃爍的金錶，忽然計上心來——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他便站起來拿了手杖和帽子向蔣校長告辭：

「時間不多了，我還要趕去開董教座談會呢！再見！」

蔣校長見到王董事長不但不替他解圍，而且想溜走，心中非常燥急，因此急中生智，蔣校長狡猾地排開等着下文的學生向着推開門的王董事長說：

「噯！王董事長，你要不早說起，我可忘了咱們一道去吧！」

這時洞悉他倆的獨腳戲的學生，不約而同地向他們臃腫的背影發出詛咒。

「呸！下流！沒有靈魂，出賣僑教！」

五

休息室裏的空氣仍是很肅穆。余堅對着那些預備以行動來挽留他的學生勸說道：

「諸位同學，請你們別再作多餘的交涉了，別讓人家有藉口，況且我的命運是他們老早安排定了，跟他們講情說理，無疑是與虎謀皮。我雖然離開了親愛的同學，但是我決不會離開我的崗位的！可悲不是我，而是那些腐化的蛆蟲！這些敗類不僅是僑教的絆腳石，也是社會的絆腳石；清除這些的責任就在諸位的身上！」

「不，不！我決不會遺棄你們，遺棄你們的是這個社會！這個社會！」

掌聲像苦悶的大地爆出春雷似的怒吼，周遭的空氣混合着年青的氣息。每個角落裏，真理在燃燒！生命在燃燒！

他底深邃的眼睛前面，雖然只有模糊的一片，然而在他的視線外，真理，希望正在萌芽！

在他的模糊的視野裏卻鋪出了一條美麗燦爛的遠景！

弟弟上學

• 巧巧 •

七歲小弟弟，
今年要上學。

爸爸問：
祖華七歲了，

讀書要讀甚麼書？

媽媽答：
讀書最好讀洋書。

我說道：
媽媽你錯了，

弟弟洋書讀不得，
應該送他進華校，
學會祖先語言和文字。

媽媽聽了就反對：
不，不，不！

人家都說洋文好，
讀了洋文頂呱呱。

爸爸贊成道：
是，是，是！

現在洋文最吃香，
讀了洋文給人看得起，
頭路易找薪水高。

我也贊成給他讀洋文。

奇怪真奇怪，
如今人人覺醒了——

一致認為華文優秀價值高

學生，工友，家長人人都起來，
同心合力維護華文教育把鬥爭開。
可是爸爸媽媽受人欺騙深，
執迷不悟想不通，
要把弟弟前途拋。

我就設法把他們來說服：

爸爸媽媽都錯了，

為何眼光這樣短？

為何看在眼前不看見長？

雖然洋文暫時能吃香，

華文受人歧視和排擠，
但弟弟讀書不能從這裏量。

爸爸媽媽得清楚——

華人不會洋話不奇怪，

忘了自家語言文字才丟臉。

所以弟弟讀書考慮要考慮，

必須給他進華校，

接受中華優秀的文化。

這是救了弟弟將他前途保，
也是盡了維護華文教育的責任。

爸爸媽媽固執錯誤深，
一次難能講得通。

我就再接再勵，

決心講到兩人頭腦像花開，

終於爸爸媽媽接受了，

決定把弟弟送進華校去。

崗位

· 茅草 ·

(一)
早晨。

大雨傾盆地下着，這陣雨是從從午夜時分就開始了的。一直下到天亮；不但沒有停歇的跡象，反而越下越大了。

呼的一陣大風，刮得亞答葉嘶沙地叫起來。雨水乘着亞答葉的揚起，偷偷地滴進了屋子里，幾點掉在林強先生的臉上，他打了個寒噤，揉了揉惺忪的雙眼，看桌上那座退了鍍銀的鬧鐘，剛好是六點。

他打了個呵欠，對着溫暖的被窩似乎感到有些留戀。在清晨這段時間，任何人都是睡意特別濃的；尤其是晨雨的時辰，那被窩對人的誘惑力才大呢！

可是林強先生轉了個念頭，便即刻掀開了被蓋，匆匆走下牀來。於是洗臉刷牙啦，燒開水沖茶啦，忙了一陣子。

在前些日子，當他太太還未分娩的時候，燒開水這些事情每天都由太太做好的；可是，現在是太太的「月內」，一切不得不自己來動手了。本來，當初原想請個傭人來幫忙，不過估量到自已的經濟能力的時候，林強先生

只好打消了這個意思。讓自己辛苦一點也是無所謂的，這是他一向的做人態度。

等到一切都忙好了，已經是七點。林強先生喝了杯「紅毛茶」解解渴。接着將屋里的那輛「老鐵甲」推到門口，準備出發到學校去。

站在門口，他望望天空：是幅陰沈沈的哭喪臉。大雨還是不斷地下着。

他又回到屋里，走到太太的床前。太太正熟睡着，他輕輕地喚了她兩聲。於是，她睜開了雙眼。

「珍，我要到學校去了，茶水已經沖好了」。他說着，又把太太的被蓋拉高了些。

「嗯，可是外面的雨這麼大，你——」
「沒關係，穿上雨衣就行了。他望望睡着的孩子。」「好了，我可以走了，妳多睡一會吧！」

他將裝滿了學生練習簿的皮包綁在腳車的後架上。腳車後輪因為受了壓力，膠胎扁了一點。他又穿上了那件破舊的黃帆布雨衣。於是左脚落在腳車的「足踏

」上，雙手往前一推，同時右腳向後一踢，身子就縮上了腳車。雨淋在林強先生的身上，臉孔早已濕了。

沿着馬路邊踏着，任聽其車輪從後面風馳電掣地駛過。沙的……雨水濺得他一身，好在外頭還有雨衣，不然早就成爲落湯鷄了。

驀然嘆的一聲，令人毛骨悚然。

林強先生回頭來看，只見一輛流線型的汽車正停在他的後面，相距就在咫尺。

那輛汽車里的人顯然是動氣了，拼命地按了按聲極响的車笛。然後嘶的一聲，就往前急馳去了。

林強先生朦朧地看到車子裏那個熟悉的臉孔。對了，就是他，那個綽號叫做「屍狗」的姓陳的教務主任。

這時，林強先生一肚子的火氣把外頭的冷汗都趕跑了。

真氣煞人，雨竟越下越大了。連前面的馬路都看不清楚了，只見白茫茫的一片，林強先生只得將腳車的速度放慢。

一股冰冷的雨水，流進他的

名流、學士及其他 · 紀星 ·

學士雖然滿腦滿腹是學問，然而在這資本主義的社會里，學問一斤值得多錢？他吃草擠乳，到處碰壁。

這一天，他驀地遇到了一個所謂名流。

想不到這名流竟是在許多年前的同學。

那當兒——學士品學兼優，深得全校師生的嘉獎，認為他的前途是光明的，美麗的，偉大的……他自己也這麼地希望着。而名流在那時候是嚴不遵守「明禮義，知廉恥，盡責任，守紀律」這些信條的，成績低劣，行為放蕩，後來被學校開除了，誰都認為他的前途是不堪設想的。

今朝，在不同領域的綠島上重逢，一切的情景都已經改觀了。

名流特地邀請學士到他的別墅暢談一番。

學士早已看穿一切名流也者的本質，他來個試探，希望名流給予一份差事，而自己介紹說：

「中西簿記那樣通，中西信件件件懂，演講辭，通電稿；合同，都擅長，薪水多少全不拘，反正自己還是光棍一條。」

名流聽罷點點頭，不勝同情之至，隨即噴口美妙的烟圈，神氣悠悠地說道：

「可惜這些部門已經够人手，看在老同學面上，我可引荐一份頂好的職位，不知老兄敢不敢……」

「只要我能幹，赴湯蹈火也情願。」

於是名流向學士附耳輕聲地透露了內容。

學士愕然，茫然而悽然。

「怎樣？你我是知交，所以我相信你，願把重任交托你，香港道羅我有地下的組織，你可來來往往，輪船飛機都方便，萬一東西被搜出，我們不用去承認，沒收充公由他去，萬一連人也遭殃，你要挺身承認是你的，要是判決徒刑多少年，你儘管放心去坐牢，薪水花紅我都算給你……」

學士愕然，茫然而悽然。

「我從來就沒搞過這一套，我怕幹不了……」

「你還是考慮考慮，千萬別錯過機會！」

大約學士過慣了流浪和落魄的磨練，一副傲骨還不甘腐蝕，他沒有第二次的踏入名流的門檻。

在一個「選美」的場合里，名流偶爾發現一朵交際花，驚羨她那絕美的貨色真是天上沒有，地上少有，於是請她到他的別墅聊聊天。

別墅里一片樂融融。

名流奉烟敬茶親切切切，打開甜蜜的話匣子，對小姐大大地

贊揚一陣，然後問一問她的生活狀態怎麼樣？

小姐嬌聲滴滴

背部。還有，腰間也濕了。

原來那件雨衣有好多個破孔，如果雨不太大還勉強可以用，當雨一大的時候，那情形可就糟透了。前頭的孔漏，後頭的孔也漏，一時漏得亂七八糟，狼狽不堪。

一陣大風迎面刮來，雨也就打着斜度洒下來，大量的雨水向着雨衣上的那些破孔長驅直入了。

過了一會，腳車就由馬路彎入一條小黃泥路。

學校是建築在一座小山上，那條通到馬路上來的小黃泥路平時還好走，下起雨來可就泥濘不堪了。又濕又滑的，而且東一個窟窿，西一個窟窿，窟窿里盡是一些污穢的黃泥水，一不小心，就叫黃泥水濺得一身。

到了學校，林強先生自然全身都濕了。

看看牆上的掛鐘，還好，不到八點。

「喂，老林，怎麼這樣大的雨也趕來了。」同事小劉向他打招呼。

「有什麼辦法呢？老弟。」林強先生脫下了那件滿是水的雨衣，把它披掛在牆上。

「喲！看你竟變成一隻落湯鷄了。來，到我房子里去換一件乾的，別叫着涼了可不是玩的。」

「我的生活方式全是男人替我設計的，我的生活資料全是男人向我報效的，比方：請跳舞，陪陪酒，唱唱歌，看看戲……喜歡怎樣就怎樣。」

「小姐，要是你能做我的秘書，鄙人真是榮幸極了。薪水算不了什麼，只要你要什麼我便給你什麼，保證你的生活舒適而高貴……」

小姐受寵若驚，兩夥媚眼射出蠱惑的秋波。

「可是，」她囁囁着，「我的中文初小沒畢業，英文三號沒念完，我怎能當起甚麼秘書來？」

「這有甚麼關係，老實說，我又懂得甚麼？高高坐在位上，聽聽電話簽簽名，一切的事還不是有我的部下辦理？」於是一朵活動的鮮花點綴在辦公室里，名流的生命充滿了緋紅色的光彩。

而工人的生命，却慘沮無光。他們的青春被磨折了，活力被腐蝕了，而貧困，飢寒，病亡却像擺脫不掉的迷網，長久地緊纏在周身。

他們決不愚昧地永遠被宿命論所迷惑，他們也不相信美麗的謊言會有自動實現的一天，他們知道團結就是力量，正義的呼喚必會得到共鳴，爲了起碼的生活水準，於是他們向老板提出改善的要求。

老板就是名流，在會客室里碰上了工人的代表。代表遞上一紙通知書，上面有無數的簽名，像無數的子彈要射進眼簾一殺。

「哦，你們是來要加薪的？」

「不但要求加薪，還要求給我們生活有保障，不能隨便叱罵，毆打，扣薪，開除。」

「笑話！這些事我管不着。加薪？一個銅元也沒有！」

「沒有？先生，你請客的場面多堂皇，一桌至少百大元，你送給名女人的金剛鑽，一個至少幾千元，你的汽車，你的洋房……」

「你放屁，你想造反嗎？老子有錢，喜歡怎樣就怎樣，你管得着？」

「可是，你的錢還不是剝削我們工人勞動的成果？」

「你放屁，你瘋了！」

名流陸地站起來，準備走進經理室去了。

「我們流血汗來幹活，自然有應得的酬報，」代表堅決地說，「我們不是來乞哀求憐，請求施捨的。要是不答應我們合理的要求，我們便罷工！」

「罷工？老子不怕！」名流怒氣沖沖地走了，一邊哼地一聲：「我要控告你們煽動工人……」

名流覺得他是「勝利」了，可是失敗正要跟在他的後頭。

「小劉說着，就將林強先生帶到他的房子裏去了。」

一會兒，林強先生換上了一套不合身的衣服出來。他踱到茶几邊倒了一杯燒茶，正當他準備拿起來喝的時候，校工向他走過來。

「林先生，校長請你去。」

校工對他說。

「好，我就來。」他一時摸不着頭腦，不知道校長找他有什麼事，小劉也帶着疑惑的態度望着他。他放下了茶杯，即刻就去我校長。

校長正在辦公室專等他來。

「校長，你叫我來有什麼事嗎？」

「有一件小事情想跟你談談。」

校長打着笑臉說。

「什麼事呢？」林強先生正經地問。

「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就是昨天，聽說你在上課時候向六年級的學生談到關於什麼反黃色文化的事情。」

「哦，就是這件事情嗎？」

林強先生似乎恍然大悟起來，一時態度也輕鬆下來了。

「是的，就是關於這件事情。」

。

「那有什麼問題呢？」

「這本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不過，不過嘿，我想，你林

先生一定是很清楚的，在這個時期：最好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勸學生不去看一些黃色的書本難道是不應該的嗎？我們為人師表的總是想使自己的學生變好，只要有良心的人，誰也不會對那些陷入深淵的學生見死不救啊！」

「林先生，我並不是這個意思，叫學生變好自然是應該的。可是關於什麼反黃色文化運動的事情最好是不要向學生們提。」

「我只是順便談到，讓他們知道有這麼一回事，難道說——」

「林先生，我希望你不要再固執了。讓人家說閑話就不太好了。我們最好不要人云亦云，做了人家的尾巴，給人家利用才好。」

「我並不固執呀！可是我不明白你的話是什麼意思，什麼『尾巴』，『利用』？不過，我倒希望校長也不要輕易聽信一些人的播弄是非造謠誹謗。」

「這個，這個我是不會的，嘿嘿我是不會的，請你放心好了。」

林強先生走出了校長室，滿肚子的不高興。他並不單怪校長的「大驚小怪」，他曉得校長是個好好先生。不過有幾個壞蛋的

傢伙却專門在暗放他人的冷箭。他知道這件事情是他們在校長面前製造出來的聳動視聽的危言。校長胆子小，對這件事情怎不「重視」呢？

「老林，怎樣了？」小劉迎上來問。

「還不是那句古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林強先生說。

小劉明白他這句話的含意，每逢有什麼事情的時候，校長總是喜歡引用這句「古訓」。不過他更急於弄清楚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到底是什麼事呢？快說吧，真急死人了。」

於是，林強先生就把事情的始末，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小劉。

(二)

昨天，上國文節的時候，學生們要求林強先生讓他們溫習，因為考試就要到了。林強先生認為學生們既然是要好好準備考試，所以就允許他們的要求。

一會兒，教室里哩哩啦啦的誦書聲就揚起來了。林強先生則來回的踱着方步。

現在，他有時間逐個的細看每位學生了。他的眼光四掃，看看有沒有那一位學生在浪費時間，比如對着屋頂發神啦或是跟左右的同學閒聊。

沒有，大家都很專心地在用

功，每一位學生都捧着書本，或者高聲朗誦或者低聲默唸。不過，在這當中，他却發現了一些「奇蹟」，就是有好多位學生好像全神貫入地在看着書本，神情顯然是跟其他的學生不一樣，他們都看得那麼「津津有味」呀！

林強先生走到一位這類學生的跟前，但他並沒有發覺林強先生的到來。林強先生這下子可清楚了，原來這位學生看的並不是課本，而是課外書。他一時不打算拿來看是怎樣的一本書，他先走去另幾位學生，發現他們所看的也是課外書。

他暗想道，倘使學生真是這麼注意課外讀物而不死讀課本的話，這不是一種非常好的現象嗎？想到這點，他心中不覺高興了起來。但是，他同時對於這是一些怎樣的書的問題也引起了關注。因此，他隨即向一位叫陳明光的學生拿了一本他正在看的課外書來看。

這一下，可叫林強先生給吃驚不小了！

你道這是一本怎樣的書呢？原來是馮玉奇這色情作家的一本「傑作」。

「你怎麼竟拿這一類的書來看呢？嘖嘖！」林強先生搖搖頭，感到又氣憤又惋惜。

陳明光被林強先生這一講，

一時也不知要如何是好？其他看課外書的學生一看情形「不妙」，也趕緊將書本塞進櫃子里。可是，林強先生一個也沒有放過。一共是收集了七八本不健康的讀物。馮玉奇的就佔有三四本，其他的都是什麼山人的什麼劍俠神怪之類的武俠小說。總之，全部都是黃色書籍！

林強先生認為情形是非常嚴重的，這實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呀！

他這時才覺得自己對學生們還不够盡責，課餘時並沒有深入一層的去了解學生的生活。已往，自己不時以為平時教書還能稱職；可是，今天的情形却叫他感到萬二分的慚愧了。一位盡責的教師怎麼竟連自己的學生中了黃色的毒害還不曉得呢？然而，慚愧又有什麼用？亡羊補牢，未免為晚呀！——現在，主要的責任是要將潔白無疵的學生們從黃色的深淵中拯救出來。

於是，他叫學生們暫時停止溫習，他要向大家講一些話，一下子的工夫，教室里就鴉雀無聲了。學生們都睜着天真的眸子直瞪着講台上的林強先生。

「剛才，我發覺到班上有一些同學乘着溫習功課的時候，偷偷的在看課外書。喜歡看課外書並不是一種不好的現象，而且還

是值得提倡的事情，可是，你們所看的却不是好的課外書，而是一些神怪色情的毒物。這些毒物們看了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書里所寫的都是些幻想的事情，劍俠的叫人整天想做什麼神仙飛天俠；色情的叫人想入非非，胡思亂想，這些書都是會毒害我們的思想，使到我們沒有心情來做正當的事。」林強先生向學生們指出黃色書籍的害處，同時，為了使學生們更明白起見，他又舉出了許多實際的例子，比如，有人想學飛天俠，結果從樓上掉下來掉死了；又有人因為看了色情小說，因此製造出姦殺案來。

一經林強先生這深入淺出的解釋，學生們一時都不禁毛骨悚然，覺得看黃色書籍原來有那麼多可怕的事情會發生的。

林強先生越講越起勁，同時看到學生們都是那麼細心的聽着，所以連下課鐘敲了也不打理，繼續講下去：

「年來中學里的同學們都自覺的發起了反黃色文化運動，這是一種自救救人的好辦法。你們雖然是小學生，不過今年也已經是六年級了，明年就可以進入中學了。最好是現在就拋棄這些黃色的毒物；不然，將來中毒一深，要擺就不容易了。目前，你們

要認清黃色文化對人們的壞處，更重要的是要有堅強的意志，這樣才能有決心不再去看那些骯髒的東西。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一點。有許多成人們，雖然他們認識相當清楚，可是他們的意志不堅，結果還是中了毒不能自拔。」林強先生偶而向窗口望去，看見獐頭鼠目的「屍狗」正站在窗外，虎視眈眈的瞪住他。但是林強先生並不以為意。不過在「屍狗」却「着燒」了，他咬定林強先生是在影射他，故意在學生面前破壞他的名譽和威信。雖然他不敢正面和林強先生交涉，可是他背地里却跑到校長那邊去「告狀了」。

「先生，我以後一定不再看這種書了。」陳明光首先站起來向林強先生認錯。

「我們以後也一定不再看這種書了。」其他幾位學生也不約而同的一齊上來說。

林強先生心中非常高興，他料不到自己剛才的一番話竟能即刻收效了。他也很受學生們的誠懇態度所感動，他覺得以後必須加倍地站穩自己的崗位。

這一天的事情，實在叫他太興奮了。可是，他却想不到「屍狗」會去叫校長來找麻煩。

小劉知道了這件事情的始末之後，一時更是憤憤不平。

「華校里頭出了這種敗類渣滓，這叫華文教育怎麼不發生危機呢？」

「當然，」林強先生說，「這也是造成華文教育發生危機的一個因素；但是，這並不是主要的原因，我們不應該把主次混亂才好。不過，由此也可見得我們責任的重大了。」

(三)

林強先生是在馬來亞教育界苦幹了十多年的一个老教育工作者。積十多年的經驗，使他對於各種問題都洞若觀火。十多年來所見所聞的，使得他的認識不斷地提高。

幾年以前，他本來是在B地任教的。那是一個小地方，人口不多，都是一些割膠和耕植的勞苦大眾。當然，在那里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待遇不高，工作煩重。不過，林強先生始終負起發揚中華文化，及教育下一代的責任，真正做到了「貧賤不能移」的崇高美德。

那是一間華人同胞爲着承繼自己本國優秀的文化傳統而刻苦創辦起來的小學。校舍非常簡陋，是用亞答和木板蓋的，學生才一百多名。林強先生除本身任校長，另外又聘了兩位教員，一位就是他現在的太太。

在那里教書，他們三位教育

工作者眼看著勞苦大眾在過着悲慘哀號的歲月，每天吃不飽又穿不暖，受盡一切壓榨，剝削，與迫害。這些血淚的事蹟，永遠銘刻在他們的心中，叫他們一輩子也忘不了。

但是，種種的災難，並沒有動搖他們工作的信心和苦幹的決心，相反的，這更加叫他們認清楚了一切是非黑白，叫他們勇氣百倍的面對現實。

在這期間，S市的一些朋友時常寫信叫他們出去，別老呆在那荒涼的小地方；可是，他們一直都不肯離開B地。

一九四八年，這具有重大的災難的一個年頭呀！從此以後，情況是更加艱苦了。

那時，學校里的董事主席回國了，財政被扣留，另一位教員（不是林強先生的太太）被驅逐出境。形勢急轉直下，一籌莫展。許多朋友們都勸林強先生趕快離開，不然是非常危險的。尤其是在S市的一些朋友，他們對他的「關心」才够呢！催促的信接二連三的寄來，同時還替他在S市尋覓了一個職位，也是當校長。希望林強先生能出去。

在這緊急關頭，任何人要是不動搖也往往會起慌亂而措手無策的。可是林強先生以冷靜的頭腦來判定去留的問題。結果，他認爲是必須留下來，幹下去的。

因爲現在整個學校的事情全部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是有繼續負擔起來的責任。如果他一走的話，無疑的，學校是要瓦解下來的。無數的學生馬上就要遭受失學的厄運，這是林強先生絕對不願看到的事情。所以，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很明顯的，去了什麼都完蛋，留下來還可以幹一個時期，不管情形怎樣惡劣。

於是，在B地就再堅持了幾個月，這段時期自然是最艱苦的；然而，林強先生是那麼剛強，他是經得起也熬得住考驗的。

——這就是鐵這就是鋼！不久，局勢更加壞了，許多人都弄不明白的失蹤。

學校里有一位窮苦的學生，因爲到附近的山村去拾柴，不幸給槍殺了。許多膠工每天都懷着提心吊胆的心情去割膠，很可能一顆沒有眼睛的子彈，嘶的一聲，驀然就會射進任何一個人的身中；可是爲了生活，一切的悲傷眼淚只有往肚子里流。……

唉！這朝不保夕的日子呀！什麼時候是盡頭呢？

整個地方籠罩着恐怖，飢寒，和死亡的陰影。

在這種緊張的氣氛中又換過了一個時期。忽然，聽說要迫遷了，整個地方更是充滿着哀號和哭泣。

(待續)

魯迅與青年

· 文丁 ·

……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

提起魯迅先生，大家除了對他的高超思想，偉大人格，及卓越的寫作事業，有着高尚的敬佩外，並且不會忘記，他畢生努力拯救援助指導青年們的苦心。在今天，我們尊稱魯迅先生為「偉大的思想家」，「勇敢的文化戰士」，「革命文學家」，同時還加上一頂「青年導師」的皇冠；這些人們對他自動獻出的尊稱，比那些皇帝或政府頒賜的爵號，還要來得隆重而有意義呢。

的確，魯迅先生被人們稱為「青年導師」，是名正言順，名符其實，受之無愧的。縱觀他畢生從事文化教育事業，為學生們仗義執言，為貧苦青年們的喊戰鬥，而且對青年們付出全部的熱愛及智慧的貢獻，便知道青年們對他的崇高的敬愛，實在不是出於盲目偶然的。

魯迅先生為甚麼會這麼重視青年們呢？這是有着他真實的理由的。我們知道，五四運動發生前的中國，是個古老的近乎腐朽了的國度。數千年悠久的文化到了奄奄一息的危境，封建思想有如盤踞着的毒蛇，殘吸着每個不健全的人的心靈。老年人頸上套着封建制度的枷鎖，躲在落後黑暗的囚室裡，過着無聲無息的腐朽生活……整個偉大的中國，整個偉大的民族，變成了沒有希望，沒有前途，沒有思想，沒有鬥志的垂死的弱者了。這是個多麼悲慘的現象！……

生在這麼黑暗的環境裡，熬受着過渡時代的深沉的痛苦的魯迅先生，心中着實有許多的悲憤；但是，他沒有悲觀絕望，他知道渡過了漫長的黑夜，終有天亮的日子。他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

」因此，憑着這種堅決的信心，他把一切希望，一切熱愛，都寄托在新生的一代身上，而朝氣蓬勃的青年們，也就成了他努力教育的對象。

魯迅先生認定：要救中國，必須先救青年，必須把他她們從封建枷鎖的東縛壓迫中解放出來。他說——「我想，我們總得將青年從「牢獄」裡引出來。」於是，他以身作則，以「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姿態，站了起來，企圖「站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這可詛咒的時代。」他教青年們勇敢，要「正視淋漓的鮮血」，「直面慘澹的人生」；同時，「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他希望青年們能夠自由勇敢地說話歌唱，吶喊呼號，把「無聲的中國」改造成充滿生命的希望的「有聲的中國」。當然，當他以戰士的姿態站立起來，站在青年們的一邊，竭力維護青年們的時候，他受到衛道者的攻訐，受到正人君子的漫罵，他成了他們眼中的「封建餘孽」，「不肖叛徒」；然而，他並不因此而心灰意冷。在一九三三年給胡今虛的一封信中，他認真地說——「好的青年，自然有的，我親見他們遇害，親見他們受苦，如果沒有這些人，我真可以「息息肩」了……」這幾句話正表現出他甘願為拯救青年而受苦受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偉大犧牲精神。

魯迅先生對於青年們的熱愛和幫助，真是無微不至，既深厚且廣博的。凡是青年，不管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只要對他有信心，肯接近他，接受他的幫助教導，他都一視同仁，從不願使人失望。他的知識是多方面的，經驗是豐富的，他告訴學生

們怎樣讀書，職業青年應如何在工作中學習；他對愛好木刻繪畫和文學的青年，更不厭其詳地告訴他們，創作應注重的事實條件。他指出他們的毛病——「青年向來有一惡習，即厭惡科學，便作文學家，不能作文，便作美術家，留長頭髮，放大領結，事情便算了結。較好者則好大喜功，喜看『未來派』，『立方派』作品，而不肯正正經經的畫，刻苦用功。」不單如此，對於窮苦青年，魯迅先生常常不惜以自己辛苦賺來的稿費，拿去周濟他們；例如給他們做學費，出版書，買自修用品等，從言論到實踐，從智慧的指示到物質的幫助，魯迅先生對於青年們的貢獻，不可謂不大了。

前面說過，魯迅先生是青年們的導師，他以「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姿態站在青年們的一邊，為他們的自由平等而吶喊，為他們的安全幸福而抗爭。他告訴蘊儒、培良說：在目前的環境裏，我們要注意的「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而當時的正人君子者流，卻不許青年們任意生存活動，他們要青年們「半生半死的苟活」，要他們貼貼服服地做孝子順民；有誰敢站起來反抗他們的，便不惜聯絡家長，教員，軍官，兵士等來折磨他，殘害他。魯迅先生眼看著一個個有作為的青年，如他一手提拔起來的柔石，白莽，胡也頻等，被黑暗勢力吞蝕毀滅，被當道者殺害壓迫，心中不免產生極大的悲憤在「爲了忘却的紀念」一文中，他這樣寫着「在一個深夜裡，……人們都睡覺了……我沉重的感到，我丟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慣於長夜過春時……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一九三五年給鄭振鐸的一封信中，他又惋惜地說——「我們自己也還有好的青年，但不知在這世界，究竟可以剩下幾個？」可見青年

們的生死存亡，魯迅先生是多麼的關心呵！

魯迅先生畢生最愛的是青年們，他歌頌他們：「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地戰鬥。」同時還稱他們是「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爲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但是，這些光榮的讚語，應該是屬於真正的好的青年的，也只有那些有骨氣，有信心的青年，才能受之無愧；至於那些沒有志氣，受威迫利誘而屈服的青年們，是決不能受到這種歌頌的。不過，魯迅先生對於青年們的鑑別，也是極其分明的，他知道「中國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發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賣友不可；於是，堅卓者無不滅亡，游移者愈益墮落……」爲了那些賣友求榮或苟且偷活的青年們的刺激，魯迅先生後來竟自己否定了原先的「進化論」的信仰，憤憤地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然而後來我明白我是錯了。……我在廣州，就目睹了同時的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想因此轟毀。……」當時魯迅先生的悲哀和失望，自然是不難想像到了。

其實，魯迅先生的失望和不滿，倒不是一時產生的情緒。這是有事實的原因的，譬如他的一個學生高長虹吧，便會爲了對景宋女士「有過各種計劃，而不成功。」懷疑是魯迅先生在從中作梗，牽引着狂飆社的人，對魯迅先生造謠破壞。關於這事，魯迅先生在「兩地書」中說得很明白，他說青年們接近他，和他來往，真正抱着學習的誠意的很少，而大部份都是另有目的的；不是想藉此抬高身價，出名炫耀，便是想刺探秘密，有機會時反咬他一口，以便向反動份子稱功道勞。在給蕭軍的一封信中，他說——「我的經驗，是人來要我幫忙的，他用『互助論』的生存競爭說；取去我的衣服，偷向他索還，他就說我是『個人主義』，自私自利，吝嗇得很，前後一對照，真令人笑起來；但他卻一本正經，說得一點也不自愧。」青年們的卑鄙貪婪，着

泛濫底新加坡河

• 司徒鏗 •

矗立在風雨中的大鐘樓
沉重地敲出了
夜底深長
歲月底苦難
聲聲落在
正在泛濫的新加坡河上
像困獸發出求生的呼喊
河水突然高漲
像擺脫了的桎梏的巨人

揮動着鐵的臂膀
向着阻擋
向着堤岸
向着迫害者
展開了殊死戰
堤岸經不起考驗
被捲入深邃的河床
龐大的廣場
幽靈的石碑

被深深的埋葬
滴下了勝利的淚
它擁抱着苦難的地方
沉重的鐘聲
劃破了黑暗
驚醒了在噩夢中的人們
發出堅定的聲浪
遠處早已蕩漾着
黎明的曙光

實也是值得羞恥的，難怪魯迅先生會這麼生氣。魯迅先生對敵人從不放鬆，不惜以最尖刻的利器攻擊他們，把他們殺得體無完膚，狼狽逃遁。青年們當然不會是魯迅先生的敵人，不過他對那些無恥之徒，着實也有許多厭惡。他常常說——「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利益，為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構陷，真有大出意料之外者。」「十餘年來，我所遇到的文學青年真也不少了；然而希奇古怪的居多。最大的通病，是以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貴，最不錯的；待到被人駁得無話可說的時候，他就說是因為青年來快，三四年中，三翻四覆的，你看有多少。」（一九三三年致曹聚仁）魯迅先生親身受過這種青年人的破壞損害，但他並沒因此而灰心絕望，他的倔強的性格，使他「倘受了傷，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乾紮好，給誰也不知道。」所以，有時候他也不喜歡接近青年，怕青年們對他有不良的存心。

現代的青年們，大都崇拜魯迅先生，而且以學習魯迅先生的精神為努力的目標，這是向上前進的表現，沒人敢加以非議的；不過，學習魯迅先生的精神，應該先從「批判自己」着手。魯迅先生是個常常自我檢討，能嚴格肅清自己的思想，客觀地批判自己的行為的人。他知道青年人把他當作黑夜的明燈，所以他隨時隨地都在警惕自己，深怕誤了崇拜他的青年們。有見及此，現代的青年們首先必須對自己的思想意識作徹底的檢討，不應有投機討好，貪生怕死的軟弱意志，更不能只顧一味盲目地崇拜魯迅先生，把他當作偶像或傀儡來炫耀自己。否則的話，便不免會暴露出魯迅先生筆下所描繪出來的卑鄙無恥的形態。

魯迅先生對青年們的貢獻是不可抹煞的，我們應該尊重他，學習他，同時不要忘記了他對我們青年人的期望——「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作自暴自棄者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熱，就是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正不必等待火炬……」

新語絲

積德

· 民 ·

古今的讀書人

· 進之 ·

我們的古人似乎很關心下一代，事實上却是較漠視下一代的，一位老先生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說道：「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那麼該積什麼呢？虧他想得周到，說：「不如積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那「德」是什麼，他沒有說明，不容易猜透，但從口氣看，必是所謂慈善無疑。

遺一批鉅款和產業給子孫，他們未必能守得住，這話不假，頂多能潤氣些時，或多作點孽，但刮了別人的膏血做慈善事業，來「積德於冥冥之中」，子孫亦未必就能長享清福的，圖書自然不能比慈善招牌堂皇，却可使後人窺見先代文化，於下一代確實有利的，然而他主張不積，子孫愚蒙，文化湮沒，遠不如做慈善大家高尚，因爲可以「積德」。

近日老先生們的高見如何，自然也不易猜測，但近來僑教危機日深，我們的固有文化正處在千鈞重壓下喘息，他們却避開正面問題不談，空提些不着邊際的反建議，便可窺見一斑。他們或者已看穿「積德」的不可靠，立意要「積金以遺子孫」？

「積德」究竟渺茫，慈善家之流雖挖空心思，終難收到實效，「積金」亦不見得定可靠，從來沒有文化被壓縮了或消滅了的民族，能得到先代遺下的益處的。年青人已認清這一點，所以不畏壓力，勇敢地站起來維護僑教，倒是真正的「積德」——爲了自己，亦爲了下一代。這，有志於「積金以遺子孫」的大人先生，名流僑領，當然看不順眼的，然而不順眼的一羣，却是維護民族文化的脊梁。

讀了鶴見祐輔的一篇「徒然的篤學」，觸發了一點感想。

篤學也許可以解釋爲好學，但並不是懂得怎樣去學，這等子說，好學的人，並不是知道讀書的真的意義。以前在我們中國的「士」之流也即所謂讀書人，「十年寒窗勤苦讀」僅爲考取一官半職，博得五斗俸祿，既可榮宗耀祖，又可坐食公糧。及至滿清入主中國，一般士之流的虛榮利慾之心更形明朗，這可由「捐官」一例見及，有錢便可捐來官做；然而，流弊也就層出不窮，真才實學之士，得以插足仕林的機緣不多。倘使有錢去「捐」，又作別論。古人讀書，不過要學寫好文章，作爲封官進爵的資本；自然也有並不爲此。他們沒有或也偶然想到讀書的真的意義，終于都爲一頂烏紗官帽壓下去了，因此總歸還是士大夫之流。

那麼，現在的讀書人呢？考舉的制度早就沒有，官是否還可以用錢去「捐」我不知道。但自然還有希望當文學家，小說家，其次是報館編輯，再次是教師，……可是，時代究竟不同了。之乎者也逐漸走向沒落之途，單會寫寫「啊呀呀，我的愛人啊！」也應該藏匿了！大眾所需要的是富有時代意識的嶄新的一面。一個讀書人不應再是單單所謂好學的人；是要知道怎樣去學，怎樣去寫。因此學生時代考試名列前茅的並不一定就指會讀書的人。

如果現在的所謂讀書人，對於這個時代的動向及大眾的需求毫無認識，還醉醺醺地幌擺着腦袋哼古文謔八股，再不就是花啊月啊地流淚傷懷，這些人都要被歸入腐化的士大夫的遺孽與沒落的讀書人之類裡去。無情的現實終會洗刷掉這輩人類中的渣滓的！

一段問答

• 靈迪 •

學生：「先生，大多數同學都不歡迎你再繼續任教；那你打算怎樣呢？」

先生：「反正還有人歡迎我呀！」

學生：「這樣說來……你是決定不走的了！」

先生：「當然呵」。

學生：「那你不怕人家的臭罵嗎？」

先生：「管不着。總之，你們不喜歡，可以到別校去讀，何必這樣搗鬼！」

學生：「你也可以到別校去任教呀，那你又何必死要留在這校呢！先生，既然同學們大多數不歡迎你。」

先生：「……………」。

不忘教育

• 進之 •

近年來，在上流社會間風行着一種「有閒病」，就是：常見報載「結婚（或喪家）不忘教育，節約婚（或喪）費贈予××」。

既是「不忘教育」，為何必擇定婚喪的日子來一次（我相信只這一次）「節約」款項贈予××乎？是否在這兩日以外的任何一日，非「贈予」之時？而僅有此兩日是此其時也！抑或只有臨到婚喪的一天，方一時「不忘教育」；在別日就記不起教育呢？倘是，可見此輩「熱心家」從來沒有想及教育兩字，待到這一天因為不忘虛名，這纔忽而記起的。非時刻「不忘教育」可知也！倘不，那為何隨時不可「贈予」，而必擇定婚喪之日？也是不忘虛名，非真心「不忘教育」也可知！

結婚「不忘教育」是生前沽名；死後「不忘教育」是死也要名！（但自然也有極其少數是例外）然而受惠的一方，自然極希望「不忘教育」之徒多幾對結婚。刻薄一點，也歡迎「不忘教育」之

徒多死兩個！——這一流「熱心家」只有在婚喪日子纔心甘情願掏錢袋。據他們自己說是「不忘教育」。是真的呢？管他的！

猴戲

• 小民 •

我還記得小時候唸書，國語課本上有這麼一課，開頭是：「鏘鏘鏘，猴戲正開場。……」至於接下去的是甚麼，現在是忘了，不過，在腦海里却還存着一幅不滅的圖畫，圖畫上畫着一隻小猴子，正騎着小羊兒，手里拿着刀槍，肩上披着盔甲，儼然是個將軍模樣，躍武揚威，但是，旁邊却站着一個手執皮鞭的老人，是指揮這場猴戲的。還有呢，就是一羣圍着看的小學生。

那時候，對於這一課，當然不甚了了，心里只是覺得蠻有趣，猴子會裝模作樣演起戲來。現在回味一想，就覺得不那末簡單，並且有一些新的感觸。

據說：我們這個大城市要歸政於民，施行民選，那在小民聽來真是雀躍三百，可是，翻開報紙，每天都有人喊，「不民主」，這倒把小民弄得一踢糊塗，莫明其妙，真是豈有此理。

因為小時候唸過那麼一課，所以道理倒想通了。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一場大猴戲要開場了。情景還是一樣，猴子騎着小羊，老人手執皮鞭，當然，猴子雖然洋洋得意，但不守規矩時，皮鞭就會落在身上。老人自然就是無上權威了。

那小學課本意思很深，所以會受到歧視，甚至想法消滅它，但小民却是奉若至寶的。口中唸：「鏘鏘鏘，猴戲正開場。……」

新語絲

挑水的老媽媽

• 鋼士 •

假使我是一個詩人

我的詩，就獻給這位媽媽：

獻給這位不幸的媽媽。

就流了多少眼淚。

生活的担子，

把她壓得更衰老了。

她的担前一定繫着一盞煤油

燈，

照着黃泥小徑，

伴着她，一同回家去。

在這鄉村裏的早上或晚上，

你總可以看見她的影子：

滿頭蒼白的頭髮

腳踏着破舊的黑色帆布鞋；

挑起水來，身子變成弓字形

每當她和我談起生活……

我總是愛對她這樣說：

「媽媽，你夠辛苦了！」

「唉！有什麼辦法？」

「担水，才一角錢，

你想，我不挑這麼多水，

怎樣夠家裏的費用呢！」

有氣無力的嘆氣，

有苦也訴不得。

啊！可憐的媽媽。

幾時才有好的日子給你過呢

！

她想起——

她的丈夫，

那多年來共嘗甘苦，

共受患難的伴侶，

她又要流淚了。

在幾個星期前的凌晨，

十多個大漢包圍着她的家，

拉走了她的丈夫：

為了他，她就哭得死去活來

，

到現在，她還沒有聽到他的

其實她還三十多歲呢！

只在她面上的縐紋和癩瘡：

就隱藏着她多少悲慘的滄桑

。

她那凹進去的眼睛：

為了她的丈夫和兒子，

懦怯的身體，

挑着一担喂豬的飯水。

若在沒有月的夜裏；

，
聲息，

她懷疑她就是生活在這民主的國境裏。

她又想起——
那十多年安身的樓所

一連串的不幸，
給她萬分的失望，
她不敢再想下去了。

她又想起——

已經破舊不堪了；

她唯一精神寄託的人，

下起雨來無處可安身的亞答

——四位營養不足；

屋，

不幸和失望帶給她；
對人生悲觀與厭世。

衣服襤褸的兒女們。

早就應該修補的了，

大的還不過十六歲；

但是——錢呢？

小的只有七歲。

為了他們的生活和教育，

她又想起——

就夠她傷心和難過；

她唯一的財產來——豬。

尤其是第二位兒子，

什麼時候可以賣了？

交了那些小流氓，

可賣得多少錢呢？

不是偷媽媽的錢；

拖欠雜貨店的長期債，

便是偷竊家裏或鄰居的東西

還不知道夠不夠還清？

有時幾天幾晚都沒有回家，

她回憶起——

媽媽常常罵他：

她自己辛酸苦難的經歷：

「我不會死，

幾十年來的悲慘遭遇，

都要給你逼死了。」

和丈夫從遭劫災難的家鄉，

可憐的孩子，

逃到熱帶的南洋來，

被罵得一聲不响；

又遇日本侵略者南進；

站在樹下，好似木人一樣，

帶來三年八個月的牛馬生活

不幸的媽媽，

，

憤怒的火焰終會在他們心裏
爆發起來的，

却把眼淚向肚子裏吞。

鬼子投降了後；
換來也是一樣的生活。

瘋人

中午，×街頭起了一陣騷動，喧囂和叫喊！……，幾拾個大小的頭顱，很快地圍成了一座肉牆；緊緊的把一個蓬頭垢臉的瘋人（？），圍在路旁。



哈哈，
來呀，
大家來
看瘋子
呀！
嘻嘻，
真有趣
呵，他
在翻筋
斗哩！
在耍猴
子戲嘞
，哈哈
……

「喂——他怎麼哭起來了？」

「哈哈哈哈哈……！」人

羣裏，一陣似川缺般的笑聲，尖銳洶湧的响起，淹沒了那瘋子的

話語。……

半晌。

「別那麼快活的笑呀，我不是瘋子！」這可憐的瘋子在憤怒了，他正堅定地替自己辯護：「……你們騙了我的錢財，搶了我的妻子，迫死了我的兒女！……你們都是一般衣冠禽獸的魔鬼呀！……」他說出了滿懷的委屈和憤恨！啊，這是在詛咒社會，是無數被欺凌的人們，所提出來的不平地控訴呀！……

「哈哈哈哈哈，瘋子！瘋子！……」

「又是一陣人們猙獰的狂笑

下課

「噓，噓，噓！……」一陣下課的鐘聲响了，每間教室裏，喧起一陣嘈雜的叫聲，喊聲，尤其是二三年的教室，更是喧嘩不堪，秩序非常紛亂，待及級長喊「起立！行禮！」的口號，便都像剛從囚籠裏釋放出來的囚人一般，爭先恐後的，擁擠擠擠，把大門都擠到「流水不通」；課室這時候却靜寂了下來。

運動場，草場上，零食堂：

……早就擠滿人，跟下課前的那樣冷清清的却成了相反，這時候是異常熱鬧的。尤其是零食堂，更是吵鬧非常，有如巴利一般；而

於是，叫喊聲，笑聲，人羣，混成了一片；漸漸地在街頭的盡處消失了。……

然而，我隱約還聽到那可憐的瘋人，沙啞的話語：

「我不是瘋人！……別笑呵，你們才是瘋子！」

可是，我的心却隱隱地感到了悲哀。不禁由憤怒的心裏，迸出了這樣的狂語：

「我要詛咒呀！詛咒這社會的罪惡，欺凌，奸詐，虛偽：……」

（五五年一月五日稿）

• 陳世能 •

那個零食堂的胖佬，更是忙得不可開交，還是應付不來。

課室內，三三兩兩的同學，有的在談天說地，有的在散着步，也有有的在出神看着「公仔書」。

「胖豬」吃得面孔紅紅的，額上鼻尖都流着熱汗，顯然的，他又到零食堂去大享一餐來的；由於他好吃懶做，同學們都給他綽號叫做「胖豬」。

小陳這時候從門外跑進來，一手按在「胖豬」臂肩上，一面問他道：「下一節要默寫國語，你預備了沒有？」「管他的！」

「胖豬」拿出手巾揩去頭上的汗水，一面答道。

「這個新來的先生很兇的，不會，要打的。」小陳接着說。

「最多嘛，還不過打幾下手心了事。」「胖豬」還是毫不關心地。

「哈哈……」同學們忽然大笑起來，原來是平時綽號叫做「LOW BOY」的南城，在黑板上畫了一隻烏龜，還拖上一條尾巴，引得大家大笑不已；

王老伯

(一)

王老伯從肩上放下担子，伸長頸項往別人店舖裏壁上的鐘瞥了一眼，不禁重重舒了口氣，取下頭上那頂褪了色而破舊的帽子，當扇子扇起來。在這般的熱天，這破帽扇起來，一絲風都沒有，根本是白費力氣的。

「嘿！老天真是，我老王整天挑着担子在街上叫賣，給太陽晒得皮都要焦了，要歇會兒嗎又沒有一絲風。真是……。」他那二片枯瘠的口唇撇了撇，埋怨起天公來。拉了拉身上的衣服，清清喉後，很老練地喊起來：「鴨肉！」

向左右顧盼了一會，除了店舖裏的伙計在打盹兒外，走廊上一個人影都沒有，經驗告訴他這裏沒有顧客，於是，他懷着一顆

那個把屁股放在桌子上的老林，還在拍手叫好呢。

忽然不知是誰拿起教鞭在桌上拍了幾下，一面喊着：「先生來了！」這一來，大家都着了意外的一驚，笑聲立刻停止了。

「哈哈！」原來是綽號「老馬」的同學在搗鬼。

「噓，噓，噓……」上課鐘响了。

大家都靜靜的，等着先生來上課。

· 嬌若龍 ·

失望的心，挑起沉甸甸的担子，一拐一拐走了。

店舖裏的掛鐘，清淅地响了五下……

(二)

王老伯好容易才把担子裏剩下的鴨肉賣完了，挑着担子，輕鬆地哼着曲子踏上歸途。

王老伯就是這麼一個怪脾氣，他一定要把担子裏的鴨肉在下午五點半鐘前賣完它，這樣才教他好甘心樂意地回家享受晚飯。

家裏的老妻，還在哺乳的嬰孩以及一個年紀只有六、七歲的孩子都靠他老人家整天挑着担子，嘶力竭地叫賣所得來的微薄收入來維持，這當然是一件相當苦的事，何況他又是年近半百了！

(三)

走完一條蜿蜒，崎嶇的小路

，眼前出現一間舊「亞答」屋，屋後就是一片菜園。王老伯到了家門口，推開門進去，把担子放在角落裏，伸了個懶腰，取下帽子往桌子上一拋。屋外跑進了一位年紀大約六、七歲的孩子，跳跳蹦蹦地跑近王老伯身旁，往王老伯腿上一攬，親熱地說：「爸爸，你回來了，早上答應買給我的「撲撲車」呢？這次爸爸別再騙我了啦？」

「唔！好孩子，乖乖呵。」王老伯彎下身子在那張缺乏營養的小臉上吻了一下說：「爸爸給忘了買啦，明天吧。」

小孩失望地轉身走出屋去，王老伯不禁感到一陣慚愧。這時正在廚房燒飯的王嬌聞聲出來了，雙手在圍裙上抹淨後說：「你回來了，剛才李牛嫂來過要借筆款子，據說李牛哥早上在賣菜時給馬打抓去，結果烏公五塊了事，但吃飯的担子連同菜全部給拿去，所以要筆款子做本錢……」

「唉！」聽了這段話，王老伯歎了口氣。憂慮自己可能遭受到同樣的命運……

看見

炎君

我看見：
一個穿着制服的「烏腳」，
伸長了手，
向一個
賣「白稜」的老婦
要了一角錢！

一位小販的遭遇

• 黃昌虎 •

在這畸形的社會上，時常有不公平的事情發生，你看！在那陋巷裏有間破落不堪的木屋，矮小而傾斜，幾乎要倒了；有錢的人看了，真會嚇倒，可是還住着丹伯一家人。

丹伯是一個小販，每天挑着担子出門做生意。眼看着今天的生意很不好，恐怕要虧本了。：忽然他看見十幾個人向他走來，於是他很高興地招待：「各位先生要吃麵嗎？」其中一個點點頭說：「一共做十四碗！」……當他正在滿懷高興，暗忖今天會滿載而歸時，「喂，收碗。」於是丹伯三步作二步地走過去，把碗收了，陪笑臉說道：「先生，一共五元半。」「哼，你知道我們是誰嗎？」其中一個說：「你知道這裏的規矩嗎？老實告訴你，以後要每天交二元保護費，要不然，哼，你就……。」丹伯聽了這些話，陣陣憤怒的野火往上冒，他恨極了，可是想起了孩子挨餓的啼哭聲，妻子生病的呻吟聲，借人家的債是要還的，他不得忍氣吞聲，受流氓的敲榨。

又是一個晚上，當生意特別好，突然一輛警車駛到，跳下兩位警伯，說：「喂，上車去。」丹伯發抖地說：「警伯，求……」

求……你，可憐……可憐……我。」「別胡說，快上車去！」連人帶担上了車，可是他不明白他為什麼會被捕。

在法庭上瞥見不少的同伴，他們都是做小販而被捕。現在輪

陳伯伯

(一)

昨晚隣居的陳伯伯沒有歸家，急得陳伯母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幸好今天早上，他回來了。

在平時，陳伯伯很早就回來，而且沒有一天不回家，這次不回家，我想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

爲了好奇心所驅使，在吃過早飯後，便到他老人家裏探問。因爲我家和他家，近在咫尺，所以行不到兩三步就到了，恰好陳伯伯也坐在門口，我上前去問他：

「陳伯伯，您昨晚爲什麼不回家？」

「唉！還不是給「馬打」捉了去，說是什麼阻得交通，要罰款，我說沒錢，他們便把我關了一夜。」陳伯伯愁眉苦臉的說着。

「噢！陳伯伯，你擺那條巷

到他了。他以「阻礙交通」，無「禮申」的罪名，被罰二十五元，聽到了這些話，當頭一個霹靂，滿身流了冷汗，他呆住了……。

這不合乎情理的法律，使許多小販被壓迫，辱侮，生活不下去。

• 丘民興 •

不是沒車走的嗎？怎能算是阻礙交通？並且還有「牌」。

「我也不懂這個原因，總之政府是他們做，窮人有什麼話可說！」

「…………」我點點頭。

(二)

提起陳伯伯的身世，話可長了，幾十年前在祖國時，本是一個安份守己的農民，但當時的他生活很貧困，受盡地主的剝削，欺侮，他有意往外地求生，後來經不起那些「淘」過「金」的香客誘惑，離別了家鄉，帶了老妻到南洋來「淘金」打算發一筆大財歸去。然而，血淋淋的事實，把他的美夢擊得粉碎。

他初到南洋，在一間膠園做工，生活還算過得去。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南洋羣島相繼淪陷了，經過三年八個月不見天日窮困的生活，和平了！於是，陳伯伯再回到膠園做工。幾年前，

膠價大漲，他也賺了一筆錢。但是，「好景不常」，因為人造膠發明了，天然膠沒銷路，所以膠價一天天下坡，陳伯伯服務的那間膠園，也就跟着關門大吉。他失業了！無奈何，又得改行做小販。

(三)

今天早上，陳伯伯照例去賣東西。

中午，陳伯伯家裡响了一陣打門聲：

「嘭，嘭……」

「來啦，來啦！」陳伯母一邊喊一邊開門。

自殺

太陽收斂了他最後底光輝，向西沉下，東邊的一角現出了五光十色的晚霞。啊！這美麗的黃昏，是多麼可愛呀！

用過晚飯後的我，覺得坐在家裏太無聊了。便到街上去散心解悶；到了至奉教街，忽見一條小巷中間圍着一堆人，正在你擠我推的爭執着，好像在爭着看什麼似的。我爲了好奇心所驅使，便加緊脚步的跑上前去。斯時已人山人海，觀衆圍得水洩不通；問在這臭氣難聞的陋巷中。我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擠進人羣中。

啊！原來是一位年約四十歲的中年婦人自縊了；雙眼睜得那麽大，舌頭伸得那麽長，約有四寸長，多麼可怕呀！

門開了，一個華籍警察出現在門口，以粵語問陳伯母：

「這裏有無一個莫××？」

(陳伯母的名)「

「妳老公因爲『走馬打』，

被汽車撞死了！」

「啊……」陳伯母暈倒了，

鄰居趕忙把她救醒，醒後，她含着眼淚與那位警察到中央醫院去領陳伯伯的屍……。

× × ×

唉！陳伯母以後的生活怎樣過？到底是誰害陳伯伯呢？

稿于五四，十一·四日

• 陳吉盛 •

「唉！爲了賭輸『十二支』而自尋短見，實是可惜！」一位觀衆在歎息。

「天天都有人自殺，不是爲了錢，就是受壓迫；嚟！這還成什麼世界。」這是一位穿白衣藍褲的中年人說的語，他說完這些話，便鑽出人羣去了。

「鈴鈴鈴……」一輛風馳電掣般的救傷車趕到，停在巷口，救傷人員將死者扛上了車。一溜煙已遠去了，頓時，這陋巷又恢復了陰沉的空氣，

在歸途上我想：爲了錢而自縊未免太傻，唉！世界的人類把「金錢」兩個字看得太嚴重了。錢其實只是一種交換物質的東西，何必把他看得這樣寶貴？我們底生命才寶貴呢！

朋友，別猶豫了！

朋友，別猶豫了！

不要屈服於強權或暴力，

倔強地向敵人集中火力；

消滅一個只要子彈一粒。

英勇地站起來說：

「寧可犧牲自己，也要救出同伴

！〔註一〕

美麗領土是不被人蹂躪的！

我要用胸膛去塞住敵人底槍口

！

是的，青年人的精神是堅韌，

黑暗的勢力，

阻止不了我們堅強的行列。

朋友，別猶豫了！

我們有的是——

熱血、「小飛虫」底一切；

投向真理之火！

死是必然的！

死在猛烈的戰鬥裏，

是無比至上的光榮。

黑暗的魔鬼，

已在死亡邊緣掙扎。

別在猶豫了，朋友！

讓我們在「死的前面跳着，笑着

！……〔註二〕

註：

(一) 蘇聯人民的格言。

(二) 魯迅語。

五四·法國革命紀念日

• 楓川 •

者編 · 者作 · 者讀

編者的話

耕耘
筆談：第十六期

的「我對沈郁蘭同學的意見」的筆談徵稿啓事刊出之後，我們還寫信給一些作者，要求他們寫稿，關於筆談的稿件我們已收到了一些了，我們打算收齊了才在下一期刊出，我們希望，讀者有任何意見可繼續寫給我們。

廣場：

在下一期，我們更換名稱，因為「少年鼓手」的寫作，并不一定是少年，而文章的內容也不一定是關於少年生活的。我們打算把名稱改為「廣場」，目的當然還是給大家習作的，不過我們希望容納其他的稿件，尤其是工人的稿件，我們更是歡迎。親愛的工友們：執起你們的筆來寫作吧！

新語絲：

我們從這一期起增加新語絲一欄，新語絲歡迎短小精悍的雜文，目前，雜文這形式，是適合于此時此地的社會環境的，它是一支尖銳無比的匕首，嘲諷社會，暴露黑暗，置罪惡者于死地。給善良的人們予痛快的感覺，這武器，雖說是輕便的，但我們要用得

熟練些，擊中要害，一針見血。我們期望作者，讀者們時常給我們這類稿件。

預告：

下期我們將刊出論「阿Q正傳」這是一篇中國有名的文藝理論家，和最了解魯迅先生的作家寫的，原文翻譯成英文，現在由馬椰君再從英文翻譯過來。是一篇分析「阿Q正傳」的有價值的文章。「林桂花」這是一篇相當成功的

小說：寫一個婦女從日本時代到現在的生活，作者主要是為她的轉變，她從一個活潑的少女，變為一個多愁善感的婦女，最後現實的生活却使她成爲一個忘我的戰士。作者文筆非常嫻熟。

科粒：請到本社領取稿費。
李詰，金子：請示中英文通訊處，以便奉寄稿費。

· 編者 ·

本刊徵求各地代銷員

在這黃色刊物充滿各個角落，健康文藝受壓制，受摧殘的時候，要發展和提倡健康文藝并不是由幾個人所能負起的。「耕耘」的出版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擁戴，這當然是由於它符合於讀者們的要求，但是由於我們還很幼稚，經驗還少，各部門的工作是需要讀者們的提供意見和協助的，在發行方面，我們希望讀者們給予我們更大的協助。

一個健康的刊物的存在和不斷地發展，脫離不開讀者的愛護和指導，希望大家除了投稿給我們，提意見指導我們外，同時把「耕耘」介紹給親友們，這就是愛護耕耘的實際表現。

「耕耘」到現在雖然已經出版了十七期，但是各地讀者，還不普遍，許多地方發行網還沒有伸展到，希望各地讀者能夠幫助我們，作爲我們的分銷員。尤其是各地學校里的同學們。親愛的同學們，如果您們願意代理，請您寫信和本社發行部接洽，我們熱望着你們的來信。

浩然、行祝、靜回等同學：

你們的信收到了，關於代理的手續，因爲你們沒有寫明地址，無法答覆，希望將地址寄來，以便接洽。

發行部啟

紙的愛界學生來及新
報讀最學生來及新
：報讀最學生來及新

新報

版出六，四，二期星逢每

A號八五一街絲絲市新：址地

九三七一：箱信 七五一六：話電

SIN PAO PRESS, LTD.

158-A, CECIL STREET, SINGAPORE.

TEL. 6157.

P. O. Box 1739

化文情色對反

正公論言

論理康健立建

實翔聞新

角八元一月每

定價：

彩精刊副

分五角一份每

潑活式版



鷹王牌籃球

六層構造 標準耐用

世界籃球聖手

一致讚譽採用



三圈牌籃球

構造堅固一保不漏風

價廉物美一經濟實用

各大書局 均有經售

總經售

正豐貿易公司

星洲金巴南京街七十五號 電話八三五四三

店書生學

歡迎選購

函索即寄

詳細目錄

特價發售
二十餘種
中英辭典
特選各種
××××

即日
大廉價卅天

•新書介紹•

- | | | |
|---------------|--------|------|
| 北京名勝風景明信片 | 全套28張 | 1.00 |
| 中學生三角手冊 | 任立志編 | 1.40 |
| 中學生國文手冊 | 馮式編 | .90 |
| 中國文學史新編 | 駱侃如編 | .80 |
| 中國文學史大綱 | 譚正鑾編 | .80 |
| 中國文學史簡編 | 宋雲彬編 | .75 |
| 中國文學史大綱 | 楊蔭深著 | 3.00 |
| 中國地理教科圖(精裝本) | 中興版 | 5.00 |
| 中國地理教科圖(平庄本) | 中興版 | 4.00 |
| 中國分省新圖(書本式) | 中興版 | 2.25 |
| 中國分省圖(袖珍本) | 中興版 | 1.50 |
| 怎樣培養性格 | 紀容著 | .25 |
| 怎樣對待缺點 | 康年著 | .35 |
| 友情與愛情 | 俞青薇著 | .25 |
| 文藝科學叢書 | 華僑學生出版 | |
| 三條泉水 | 林似華等著 | .35 |
| 獵人樹 | 且中等著 | .35 |
| 永遠在一起 | 容頤兒等著 | .35 |
| 金色的小星 | 黃六等著 | .35 |
| 最美麗的花朶 | 林似華等著 | .35 |
| 中國名勝遊記 | 方梓 | .70 |
| 遙遠的愛 | 郁茹 | .60 |
| 給姊妹們 | 葉舟 | .90 |
| 名著小說二十篇 | 施新民 | 1.60 |
| 名著小說選集(魯迅小說選) | 徐仲堃編 | 1.25 |
| 讀書和寫作 | 楊守默著 | 1.00 |
| 現代文藝手冊 | 曹聚仁編 | .75 |
| 到新文藝之路 | 曹聚仁著 | 1.00 |
| 現代名家書信 | 曹聚仁編 | 1.50 |
| 寫作趣味 | 徐翊編著 | .65 |
| 讀和寫 | 徐紹良著 | .70 |
| 文法與作文 | 黃潔如編 | .65 |

STUDENT BOOK STORE.

23, Cashin Street, Singapore, 7.

(側左院戲安迪奧)號三十廿街信啟坡小坡加新

出版者：耕耘出版社
發行者：The Cultivator Publisher.

通訊處：124, Sophia Road, S'pore, 9.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定價每本三角)